

年

卷

期

第

1

12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 小 說 世 界

第 十 二 期

第 一 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

諸君如欲購備現代最適用之英漢字典，供  
事務室，學校或家庭書庫之用，  
則最佳之本，當無過於

## 英漢雙解韋氏大學字典

一册一千七百餘頁 定價二十四元 預約十七元  
兩次分交各九元 十二年三月底截止 同年五月出書

因爲這本書不僅是

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並且還

+  
(加上)

- (1) 極精確的漢文註解，
- (2) 許多最近發生的新語和新義，
- (3) 依據大戰後形勢增訂的地名索引，
- (4) 許多極美麗精緻的新插圖。

至卷帙之巨，包羅之富，尤其餘事，  
實不愧爲最適合現代社會需要之字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小 說 世 界

第 一 卷 第 十 二 期 目 錄

錢太貴了.....	何海鳴
福煦元帥.....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
勳章.....	葉勁風
滑稽畫.....	
鷗侶聞歌記.....	胡寄塵
吃飯.....	卓 呆
日本相法.....	
星期消遣錄.....	趙 開
情海茫茫(諷刺畫)	
猜疑.....	茗 狂
得救.....	守 一
歸田.....	烟 橋
小雀子怎麼學飛(常識談話)	
高而利師父的祕密.....	高達觀
野人記.....	胡憲生
舊宅.....	陳又琴
最後的一瞥.....	張碧梧
食葦之鳩.....	
荒服鴻飛記.....	天 游

本期附贈童話  
一小本如本期  
中無有此書祈  
立向定書櫃索  
取



# 重 印 正 統 道 藏

道家之書蒼粹成藏始自六朝歷唐宋金元遞有增輯至明正統十年重輯全藏萬曆三十五年又輯續藏都五百二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冊清時度版於大光明殿日有損缺迨庚子之亂存版盡燬各省道觀藏本亦稀京師白雲觀獨存全藏幾成孤帙凡地誌傳記及醫藥占卜之書或出晉宋以前或為唐人所撰四庫既未甄收藏家亦鮮傳錄其中周秦諸子半據宋刊金元專集尤多秘笈宗教學術所係甚重茲由海內閩達發起重印經東海徐公慨任印貲特屬敝館承印發售以廣流傳預約之方謹具於左伏祈 公鑒

## 發 起 人

趙爾巽 張 謇 熊希齡 梁啓超 張元濟  
康有爲 田文烈 錢能訓 黃炎培 傅增湘  
李盛鐸 董 康 江朝宗

## 發 售 預 約 截 止

十二年陽曆三月截止

### 書 式 出 書 期 預 約 價 書 櫥 價 樣 本

全書約十萬頁 分裝一千二百冊 照六開本式  
用上等粉連史紙石印 書框上加印書名冊數

全書分六次出齊 自十二年十月至十四年六月 每四月出書一次

一次全交 每部七百二十元  
三次分交 每次二百八十元

預約時  
（一）十二年二月  
（二）十三年十月  
（三）十三年十月

另備書櫥四架 櫥木製九十元 檯木製六十六元 用否聽便

內附緣起預約簡章及預約定單承索請附郵票三分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啓

# 經 營 商 業 的 南 針

## 增廣商人寶鑑

特價陽曆四月底  
截止請勿失機會

▲較從前內容幾增一倍

一冊定價  
元六角 特價一元

本書出版以來頗適需要重版數次旋將內容大加增改排印稍難各地紛紛採購無以為應今已出版並訂特價廉售內容分十二編

(一)商業經營法

(二)實用廣告術

(三)商業習慣法

(四)商律

(五)商業尺牘

(六)商業文件程式

(七)度量衡

(八)貨幣

(九)交通

(十)稅則

(十一)銀行

(十二)保險

凡商業上組織經營管理諸大端之常識無不應有盡有并附有背景及廣告圖案若干幅以備仿用誠經營商業者不可不備之書也

商務印書館謹啓

# 諸君曾患瘋濕骨痛之症

有 如 圖 上 式 樣 否

如有相似則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正合乎其用矣筋骨肌膚酸楚骨節疼痛或浮腫或強硬不自由或紅腫炎熱凡此皆瘋濕疼痛之病狀也若痛在下肢腰間後背謂之腰痛若大腿後股疼痛謂之腎尻酸楚以上所述皆瘋濕之為患其病源一致相同即血中涵有酸毒故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為治瘋濕骨痛之聖藥較之他症尤多者蓋其能治病源也

## 在直隸省有瘋濕骨痛症治愈

直隸赤峯名醫徐一峯先生行道多年其來信云去秋偶染瘋濕重症偏管各藥終鮮功效及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未及一半而病已霍然因而深信是丸為療病仙丹每遇病家即施用此劑無不應手奏效如神也



## 在貴州有腰痛治愈

貴州松坎電報局長周秋生先生於民國五年忽現腰痛之苦初不介意詎料愈痛愈甚偏延名醫嘗試各藥毫無見效化費甚鉅病仍纏綿全愈此瘋濕症全愈此

## 在江蘇省有腎尻酸楚症治愈

冬腰痛病發痛不可忍試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不及旬日竟將九年最重之腰痛瘋濕症全愈此丸誠可稱為最寶貴之聖藥也

江蘇海門通源鎮李卓生先生來函云鄙人曾患風濕每交夏令兩足不能行動且每一合眼跳跳不定終日不能合眼因而四肢更形乏力胃不消化百病叢生幸有友人勸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病勢驟減兩足能行且無跳躍之苦胃口加增諸恙全消強壯尤勝嗜昔也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真 天



天 目 山 風 景



# 錢太貴了

求幸福齋主

在某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勞進修在一家大工廠裏放工出來。工作了好幾點鐘。此時是可以得着休息了。猛抬頭看見工廠以外的天色。重重的噓了一口氣。便教渾身上下都爽快起來。而且爽快得比任那一天都強。原來他這一天領着這一個月賣勞動的工資了。

他很爽快的一步一步向外走着。也儼然像一個無所事事享福處優的富人吃飽了飯出外散步一樣。不過富人飯後散步。爲的是易於消化腸胃上的積食。他是一個勞工。非散工後不能得有此種隨便的走路。論起功用和價

值來。實具有恢復自由蘇息疲勞慰安心性活動筋骨種種神聖的意義。便覺得比富人散步爲更可寶貴。

他一面很自由的走。一面照着平日慣例。將兩隻做工的手。向那件工場制服外邊左右兩隻口袋裏一伸。便越發得着他的慰安。教他不能不特別加二爽快……

這袋袋裏頭錚錚有聲握之成束的。不是金錢嗎……感觸之下。便又勾起他很莽亂的心緒了。

金錢呀……工資呀……爲你辛苦了一個月了……違別你一個月了……想念你也一個月了……好容易又

將你弄到在袋裏。得着你的慰安。雖說承你的情。不我退棄。每月按着這日子。守着信約到來。然而若不是我肯辛辛苦苦大賣其氣力。大絞其血汗。勞碌這麼許多日子。你也未見得肯來。可見我也不是白拏你啊。

不過可憐的人類中。也有雖賣氣力賣血汗也得不着你的人。你只要肯來。總算你還不錯。如今你是來了。可也不能長留着。我是早已知道你具有萬能和莫大的權威的。久已急於待你來延續。我不禁寒不禁餓凍得死餓得煞的生命。便安得不急急速速的煩你再走出去。擔承幾件重大使命。以換取些衣食住上的必需物品回來咧……唉……這不是我薄情。也並不是我看那些物品太重。而把你看的太輕。情願拋棄了你。而只顧貪圖那些物品。實在是如此也顯不出你的權威和有功人類的恩惠呀。

好在我所以想念你和辛苦尋你的原故。就是爲有所求於你。而要用你。若是用你不着。使你不能施恩惠於我。或

是並沒有什麼權威給我看。老實說一句話。我又何庸想念你。尋求你。寶貴你。崇拜你咧……請你原諒……這些近似於不敬的話。并非是我大膽居心毀謗。實因我看你忒重。特別的珍惜你。才聯想到這些反面的意義上。如今既然還要你依然出去走遭。也只好收拾起這些空泛的理論觀念。仍從種種事實上斟酌你此行的各種重大使命。以求合宜的支配。相當的用途。仍使你有造於我。但你能不嫌怨我支使的失當嗎。我又能不戀戀於你一去的不返嗎。你的心理怎樣。我不曉得。我的心理。萬萬不肯將你輕於亂用出去。那是我很能自信的。於是我在用你以先的時候。在撰擬使命支配用途上。不能不細細的將你的價值。和托你去交換的那些種種物品的價值。作一個最縝密的比較和考量。以期兩下平允。才不辜負你一番爲我而出使的好意。而教我得着與你具同等價值的東西。以彌補我失去你的損失。止住我離開你的悲哀。但是往前再一思索。世界上萬事萬物。那一件不神秘。那



一件無權威。又那一件不有恩惠於人類。金錢的權威。祇在能够以購買的方法去交換那些人類養生的必需物品。單是留着金錢在身邊。金錢也是要失去神祕的效力。不能有益於人類的。那麼。留着又有何用。不過勞敬修工作所得的金錢。裝得兩隻口袋。并不甚滿。假裝鎮定。用手祕密去數時。左邊袋中只有一張花紙頭。是鈔票十元。右邊袋中雖在物質上似乎沈重得多。而數量并不甚大。總共是六塊錢。却只有三塊是銀幣。其餘是一元的鈔票三張。又其餘便是五個小銀角子和幾枚銅幣。本來他這位勞工。每月賣血汗賣氣力。只能取得十八元的工資。扣了一塊錢的儲蓄。和一筆勞工會的會費。便只剩下十六塊半錢了。一塊大洋兌開了來。換上些銀角子銅角子。就只能算零用錢。所以他至多只能定一個十六元的預算。看是怎樣支出去。和怎樣購買些交換些什麼好物品進來。算來算去。搖了一搖頭。……唉。……這十六元錢太少了。能够做什麼呢。富人一席酒。闊太太們一個月腳底下所

穿的絲襪。還比這多得多。如今要靠這幾個菲薄的錢。滿足他一個月人生的要求。這也真有些難爲他啊。但天地間辦不來的困難事體。人們都得要去辦的。錢既很少。要想加多也是很難的。人類中還有一個錢也得不着的人。十六元錢一月。也就算非同小可了。勞敬修是一個安本分的老實人。至誠的心坎中。很是知足。并不敢嫌錢太少。只是在用錢的時候。想把金錢的權威和能力充分放擴大些。以期交換得最相宜最廉價最值得的物品罷了。然而這未免願望太奢了罷。他的人雖窮。而理性并不窮。況且貧窮人的心坎中。至少也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公道觀念存在。對於執袴子弟所不知道的物力艱難和物品價值。他是全部了解的。除了奢侈品他用不着。不必去考慮外。其餘他在生活上萬省不了的物品。他到此都一一拏來與他的金錢較量較量。以求一個公道的評價。看是不是相宜。是不是很廉。是不是值得。是不是用錢用得當。是不是不至於是浪費。於是他第一步想起他腳底下正



要走回去的那一個家屋了。

他所住的地方。雖不是一般黃包車夫寄宿的老虎灶。然而也不能算是高大洋房和那些煥然一新的什麼衙什麼里。只是與人分住在一處極其古老破舊的小街木屋裏頭。街堂中一幢一幢鱗次櫛比的一樓一底房屋。並沒有什麼石庫門面。黑漆大門。進門去便是堂屋。連一個小天井都沒有。真正是如小說家徐卓呆所云。有家而無庭了。上樓的樓梯。就安放在堂屋之中。上得樓去。憑牕下視。牕欄上樸實無文。并不曾經過舊式美術家半點彫刻。只釘上幾片薄木板。照樣也陳列得甚有秩序。他很想將就奉養着一位老母。供應着一個妻室。撫帶着一名兒子。住在那一幢屋中的樓上。在旁人看起來。他一家人便居然占一個樓面。還買了幾丈粗布。做了一張布幔。佈置成兩間屋子模樣。閒來無事。還可以在樓頭賞玩風景。看得見這種街堂的前門一條小道。居然狹小得雜亂得齷齪得和那些闊氣街堂的后門狹道一樣。有許多零碎綢子製

成的衣褲。半乾半溼的亮在竹竿兒上。被風吹得跳舞起來。偶爾還灑些楊枝甘露。滴在街裏行人的頭頂。恍如受了洗禮。他這還不算有眼福而又十分寫意嗎。然而他每月所出的房錢。竟能使他右邊口袋裏那六塊錢登時出脫。還不如那位住樓梯旁邊的廚子阿六兩夫妻。一樣的租房子住。仗着當二房東的優先資格。只出上兩塊錢一月。輕鬆得異常咧。然而他想了想。世界上舊一點的東西。都叫古董。價值是很高的。難道舊古董房子就不值錢嗎。況且當初也是一樣用磚瓦土木做的。木要人鑿。磚瓦要人燒。房子要許多人蓋。那一件不費事。那一件是我一人所能造得來。我僅僅出六塊錢。便一家四口全住在那優良安適的小樓之中。風也打不着。雨也吹不着。太陽也曬不到。這個益處還算小嗎。這六塊錢一月還算貴嗎……唉……不貴……不貴……

再一打算。四個人住在一樓。不能說有了地方住。便鎮日鎮夜睡起來不吃東西。這又不能不購備一個月的食物

了。四塊錢賣半包米。那裏有頂上等白米吃。然而一樣能飽肚子。也只好是如此罷。再加上一角錢一天的小菜和柴火。又須報銷脫三塊多錢。於是那一個口袋裏的一張花紙頭。登時又折去十分之七了。然而這算貴嗎。却又不然。米是耕田的人種的。那一粒不辛苦。人沒有米便沒有生命。出這三四塊錢。便活一個多月。而且還不止一條生命存活。這當然是不貴的了。其餘那些小菜和劈柴。也是鄉裏人辛苦種的。砍的。又老遠的挑進城來。都不是城中居民所能辦得到的事。出幾個小錢。買上他一大堆。這不惟不貴。而且還很廉咧。

不好了……只剩下三塊多錢了。還打算替老娘買點好吃的食物。補養他老人家。又想買一件新衣與老婆。又要籌畫兒子的學費和書籍費。然而錢却不够了。既不能一樁一樁的照着預計去辦。那末。擇一兩件不貴的物事罷。不過這思索的結果。偏偏又發見出沒有一樣物事是貴的。滋補品於老人身體最有益。能延長我老娘的壽命。功

效還算小嗎。老婆要新衣。衣料的布是人工織的。不知費了多少手續。才織成一疋布。製成衣穿在人身上。又好看。又能取暖。八九分錢一尺。沒有什麼不值得。小孩子讀書。是好教他將來做人。一本書只賣幾個銅枚。讀下去可長不少的知識。這真是天下最便宜的事。既萬萬都不能嫌貴。便又一體承認是不貴。

然而錢總是不够。這有什麼法子。娘和妻子能够不養活嗎。像這樣的為難。不是怨自己賺錢太少。便應該還是去怨百樣物事的貴。但勞敬修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地位。可憐他還是一個技能嫻熟的優等良工咧。十六塊錢一月。旁人已經看得眼紅。與旁人比較起來。還敢嫌少嗎。至於百樣物事都貴的那句談話。雖人人能說。却又早從適才的良心考量上。不承認他是正確了。如此說來。害我勞敬修這樣為難。究竟是什麼東西貴咧。

唉……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生存權和勞動義務。既做了工。便應該得一筆能够維持生活的工資。如今的工人。甚

至於還有吃不飽肚子的。籠統拉起來說。誰都希望所賺的錢能夠維持普通的生活。倒并不是一定要計較工錢的多少。錢少到不能生活。勞力却仍是各個分頭盡量去賣。這賣力氣的事。也不見得怎樣容易唸。僅僅得些不夠維持生活的少數錢。這錢倒真個不甚便宜咧。

金錢呀……工資呀……我不敢咒詛你。也不敢多多與你計較。我只是嫌你太貴了……人拏錢去買百樣物事。那百樣物事都很公道。人拏勞動去買錢。那錢却不以公道對人。而欲做世界上唯一最貴的東西。  
錢太貴了。

### 病起

徐哲身

愛月不堪涼露下。看山仍避晚風前。布帆合寫頭銜字。第一人間病少年。

### 五里店

漂漂寒氣隔山城。野店風狂夢不成。床上枯樺床下犬。破扉殘月照分明。

### 對橋

棕桐修竹映山青。店倚楓根似破亭。一夜雪消疑作雨。北風吹向月中聽。

### 清風嶺

依然碧水映蒼山。六載重來是獨還。江雁不知行客恨。數聲啼過夕陽間。

# 歐戰名 人小傳 福煦元帥

協約國的總司令福煦元帥。生於一八五一年十月二日。法蘭西南部塔白地方。福煦的祖父杜帕拉。曾做過拿破崙手下的將官。得過寶星。父親是披來尼士軍隊裏的祕書。福煦少時。時常聽他祖父談起拿破崙。就羨慕得了不



得。他十一歲家裏纔請了個教師教他。十二歲就讀拿破崙的傳了。福煦很喜歡算術。恰和拿破崙少時一般。他到了十六歲。進了米且爾中學。就抱定志向要學他祖父。做個軍

官。所以等到畢業。他就束裝到了貢止。考進聖克拉門預備學校。那時他已是十九歲。却還是第一次離家旅居呢。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開始。普軍占住了貢止。福煦因又改進南西學校。那時南西却也有普兵駐紮。福煦受入學

試驗的時候。聽得普兵在街上歡呼慶祝。心裏着實難過。誰料四十二年後。領了羅倫的第二十師團。到了南西。重將法蘭西三色旗掛起。就是這位少年學生呢。福煦後來又到巴黎進阿考爾波里太克尼克學校。與霞飛同學。比霞飛遲六個月畢業。也和他一般進了最高的陸軍學校。畢業的時候。是全班的第三名。

歐戰開始。福煦一力主張進攻。說這是守防最好的方法。

當德軍占據凡爾仙姆彭活斯的時候。法軍情勢很危。他連夜去調著名的四十二師。一面死力敵住德軍。過了一日一夜。援軍到後。他就下了進攻的令。自己却同了一位參謀去散步。絕口不提這次戰事。

福煦曾經過一次意外的危險。有一天他從大營會議回來。汽車駛到馬恩河岸。忽地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小孩越過馬路來。福煦的汽車夫忙按了制動機。又將舵輪轉過來。恰好就碰在一顆大樹上。福煦的頭部因而受傷。在醫院裏住了好幾天。幸虧報紙上沒宣布這事。只有霞飛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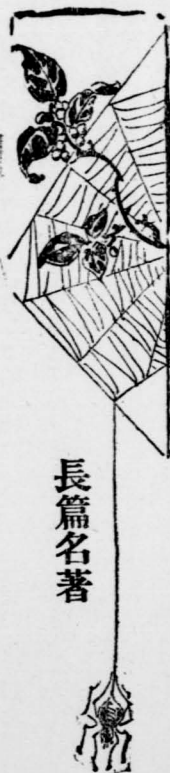
法總統悄悄離了巴黎。來看他的病。不然全國可就要騷動起來了。

大戰告終的時候。一個朋友向他說起他的這番功勞。福煦忙道。啊請你不要說什麼功勞。我所做的事。也只和平民一般。不過地位不同罷了。福煦從前在白利登奈置有田宅。那地方樹林很多。他最喜愛在那樹林裏騎馬。他除了打仗。就是喜歡種樹。此次歐戰完結。他還希望回到白利登奈再去種樹騎馬咧。

## △二響鎗

卓呆

買客憤憤的說道 這一枝鎗 是前天在這裏買的 那時說是可達一百四十碼 那裏曉得回去一試 只有七十碼光景 店主人賠罪道 實在那時沒有說清楚 這是二響的鎗 一響可達七十碼 所以二響是一百四十碼了



長篇名著

## 戀愛與義務

羅琛女士著

蔡子民先生敘曰

羅琛女士，原籍波蘭，長學法國，兼通英德俄諸國語，及世界語；工文學。近以

新著漢文小說「戀愛與義務」見示，受而讀之，心神爲之一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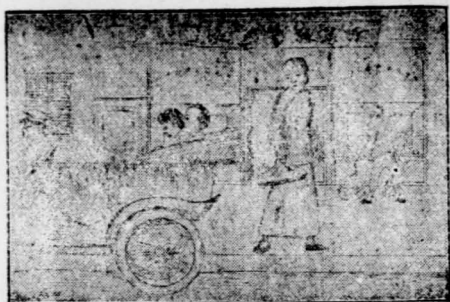
### 第七章

乃凡領花的那個花店，設在英國租界；伊由報上知道，黃大任亦住在英國租界；即在靜安寺路一所大洋房

人都笑着，這兩個孩子，現在都出落的很好看；十年不見他們，居然已長成了；伊看了他們，心中本來是很快活的，但是忽又害怕。

內；有一天，伊從店裏出來；一部氣車，飛也似的走過；裏面坐着的，就是伊的兩個孩子；前面揚揚司機的就是他們的父親；伊心裏起了很大的感動；看樣子，他們三人，彷彿很快活；玉兒在那兒，彷彿正講一件事給他弟弟聽；三個

雖說他們已長成，伊一見就認得出來；在這個母親的心裏，他們的影子，是永遠存在的一點也不能有變動的；十年不見，從前離開他們的時候，他們尙是小孩；但是這個母親的心中，彷彿隨時看他們長成，沒有一天忘記



一部氣車 飛也似的走過

他們；伊是真正的一個好母親；每次想起

當時「娘啊你不要

走」一語，伊的心彷彿

滴血一樣；那天回

到家裏，不似往常高

興；亦不與平兒說笑；

等晚上平兒睡着，伊

便哭哭啼啼一直到

天亮。

第二天早上，平兒醒了，說：「媽！你的眼都紅了！你爲什麼哭？」

什麼？

乃凡說：「我沒有哭；大概是熬夜的緣故。」

平兒說：「等我大了，有了學問，我就可以賺錢；那時

你再好好的調養你的眼。」

乃凡每日看一份帶點政黨臭味的報紙；伊向來不

管政治的；但伊爲什麼要看這份報紙呢？這是一個秘密；伊每天在報紙上，總看見黃大任的姓名；看他一步一步望上陞；伊現在是毫無希望了；大任的好歹，都與伊不相干；但是伊兩個愛兒的將來命運，與他名位的消長，實有密切的關係；伊看了大任的姓名，一天比一天重要；心中着實的喜歡；有一天，在報紙上看見大任的一篇演說；題目是「兒童教育爲立國之本」；他說今日之兒童，就是他日的國民；要打算強國，必須先教出極健全的兒童；最要緊的是教成良好的女子，以便異日成爲良母；這般良母，可以教出一輩道德高尚學問精博的國民；又一次，伊在報紙上看見一段記載，是女子師範學校演劇，補助無告的貧婦；重要的角色是黃英冠女士；即是黃大任的小姐；乃凡立刻想起道：「這倒是一個好機會，可以飽看我那兩個孩子。」

乃凡帶平兒往戲園；這是第一次；平兒高興的不得了；那一天內，伊只留心補刷自己的衣服；並替伊母親補



刷補刷；因伊母親還須紮花，若自己補刷衣服，便髮少紮好幾朵花；少賺好多些錢；伊到戲園裏耗費的光陰，亦應在夜裏多做工，方能補轉來；但是這個犧牲，是沒有痛苦的犧牲；他們的運氣很好；因為若再遲了一點，戲票就賣完了；那時候，離演戲的日子，其實還有三天；賣票人和伊



城愛敬的一個人；若再有三分多的票，也賣完了；你這兩

說：「這個

善舉，是黃

大任先生

發起；他

的小姐和

他的公子，

還上台去

演劇呢；黃

大任先生，

可算是全

張，是早已賣去了的；是我們旁邊綢緞店掌櫃買的；但他忽到天津去，所以又退了回來。

乃凡聽了，看了一看自己的票子；仔仔細細的放入袋內；路上伊屢次摸索袋子，看丟了沒有。

到了那演戲日子，乃凡的座位，雖排在一直後邊，但還可以看得清楚，伊的心，怦怦的跳個不住；等了很久，如坐針氈；容易纔開幕；黃大任二個孩子，男的扮審判官；女的扮律師；餘外還有二十幾個角兒；但都是配角；審判官裝的十分相像；滿面莊容，一點笑容不露；律師十分鎮靜；侃侃而談；惟妙惟肖。

末了有一齣「萬國聚會」各角色扮做各國代表；體格大的代表大國；小的代表小國；體格弱的代表弱國；大任的女公子，在羣衆中，體格最大；所以代表中國；伊先穿了一件西洋小孩的衣服，走出來；別國代表都笑了起來；伊四周看了一看；低頭想了一想；忽跑回去；換了一身純粹的中國裝束；但已經過革新的，體態雍容；廣狹適宜；各



國都十分欽佩；都垂頭表示一種敬意；推舉伊爲世界的皇后；大家攜手做成一大圈；一齊跳舞；伊一手攜了一個



世界之皇后

小姑娘，代表最小國；行路蹣跚；彷彿還不會走呢；伊先唱那個

歌，叫作「忘却一切，原恕一切」聲音清脆，韻外有韻；即是一種極誠懇的音韻；合圍的掌聲，拍的雷響；大家都似發狂；有幾個人，走上前去，拿大把的鮮花，貢獻在伊的面前；隨後各女子，彼此互相攜手；同唱忘却一切原恕一切的曲兒；平兒不禁喊說：「哦！黃小姐真好！看伊的歌聲，多少清脆；媽！我很想有那麼一個姊姊；你看媽啊！第一個包廂內那位先生，大概是伊的老人家；那個很像伊的少年，大概是伊的兄弟；這一家有多少的快活！但怎麼看不見伊的母親到那裏去了呢！」

一會兒，大家都走到那個包廂內，給伊父親道喜；賀

他有這樣的好兒女；平兒只顧自快活；全沒留心伊可憐母親，在一旁流眼淚。

乃凡心裏，又苦又酸；看了自己的兒女，如此的榮譽；人人稱許；伊難道沒有一點權利，分這個榮譽嗎？這是伊的血，伊的骨肉；伊在一個黑暗的角裏，沒有一人理伊；伊自想道：「我去爭回這個權利罷？不還是不要出頭罷！免得破壞了他們的幸福；他們父子父女，現在彷彿很有興趣；彷彿在最得意的時候；何必去擾他們！」

一路上，平兒就談黃氏一家的事情。

乃凡日日來往；街上行人，已不注意伊；伊也不躲人了；伊每每偏揀大任同孩子，坐氣車的時候，出去；有一天，伊忽想在近處細看伊的子女；伊一直走到大路當中；氣車來的時候，伊也不躲開；巡警大聲叫他避去；伊也不聽；氣車飛似的闖了過來；巡警上前，一把拿伊抓開；已差不多撞着了；氣車立刻停住；伊只聽見那二個孩子說：「可憐的婦人，不知受傷沒有？」巡警說沒有受傷；他們纔緩



來過了闊的似飛車氣

緩的走開。

乃凡

的心神，格

外錯亂；現

在居然在

近處看見

伊的子女

了；也聽見

他們說話

了；這一句

可憐的婦人，伊心裏不知默誦了多少次。

伊是一個老太婆；伊是被巡警拉回來的瘋婆；伊被氣車撞了；這都沒有什麼要緊；伊既聽見孩子說話，又在近處看見他們，那就够了。

平兒冷眼看伊母親的眼眶，總是紅紅的；時時流淚；伊遂問道：「媽！你怎麼呢？」乃凡說：「我大概害眼；所以

只管流淚。」

平兒說：「你太辛苦；晚間做花的時候太深了。」

平兒有時半夜裏醒來，常看見母親還紮花，故此平兒很信伊媽的眼紅，是熬夜的緣故。

有一天，伊取花的那座店主人，叫他去告訴伊，現在要做很多的花；因為有一最大的主顧；他說：「這個主顧是很重要的；人物，花是為伊女兒結婚用的；總要扎成最新奇的花樣；明天仍舊這時候，拿到這裏來，頂好你先扎出幾種樣子；我請這個主顧來挑選；那一種合宜，就扎那一種；第二天，一分鐘也不錯；乃凡按時來了；等了半天，那個主顧纔來；你道是誰？原來就是伊的前夫黃大任；可憐的乃凡，幾乎暈過去；店主人如何想得到這齣慘劇；所以一毫也沒看出來；大任僅說道：「這些花扎得很好，你可以照樣接了做。」說完就轉身去了。

乃凡費了幾夜的工夫，咬釘嚼鐵的，將花扎了出來；店裏掌櫃和顏悅色和伊說：「這花扎的很好；主顧願意給你加倍的工資。」他以為這是頂好的事；他那裏知道乃凡心裏的悲慘；加倍的工資，是伊羞憤的代價；拿了這筆錢，伊就能將平兒送入高等學校；這是伊惟一可以自解的地方；因為為伊愛女出力了。

強壯之子使父快樂



謹防劣貨  
當認明包  
上漁夫  
負魚之  
商標庶不  
見欺

司各脫乳白鱈魚肝油  
為最有效驗之補品其子  
服之身體強壯使父快樂年老  
可以享福

令郎如瘦弱宜服司各脫油若  
咳嗽或傷風更宜之因此油善  
治咳嗽傷風血症骨病轉弱為  
強行銷四十八年有口皆碑

各處大藥房出售



商標

(六)



劇 幕 獨

# 勳 章

## 葉 勁 風

登場人物

馬母

李姥

馬得勝

鄉人

軍樂隊

軍官數人

兵士數人

佈景

幕開，台上現出一片涼荒的戰場；盡是斷樹衰草，墓石林立，如星一樣。立即閉幕。幕外懸一告白，上面寫着：「佈景錯誤。觀客原諒。」

第二次佈景，台左邊為一小屋，大門前為街道。

幕開（隱隱聽見軍樂聲音）

馬母（由小屋大門出來，搖頭嘆息，用手帕拭淚。） 唉，這是什

麼意思啊！

李姥上（自語） 啊，今天聽說隔壁馬嫂嫂的大兒子，得什麼軍

章聽說熱鬧得很。我也不懂什麼是軍章，民章，猜總總是陞了官罷咧。可憐，馬嫂嫂近來日夜哭泣。四個兒子，打仗打死了三個，只贖得這麼一個；今天陞了官，我不如去賀喜賀喜，也叫伊心裏快樂一些。

馬母（見李姥走來）呀，李姥姥，輕易不出來，今日什麼風，把你老吹出來的。到我家坐坐罷。

李姥啊，馬家嫂嫂，坐坐麼，我今天還是特爲到你家裏來賀喜的呢。聽說大姪兒升了官咧！

馬母（落淚嘆氣）唉，升官咧！李姥姥，三個兒子死得好苦呢，可憐……

兵士軍樂軍官，馬得勝，繼續登場，繞走兩轉。

李姥馬嫂嫂，你看你兒子好榮耀啊！

馬母（略帶笑影）唉，天老爺保佑……

李姥真是天老爺保佑呢……王家嫂嫂的兩個兒子，都打仗死了，一點什麼也沒得着。真可憐呢。唉，恭

喜，恭喜，嫂嫂要做老太太了。等等娶個新媳婦，伏侍你，還不是很快樂的麼……也是啊，二姪，三姪，四姪，全死了……真可憐……

馬母（垂淚）也不知道我這兒子有多大的官。等他回來問問。李姥姥，到屋裏來坐坐，吃杯茶罷。

李姥不吃茶了。等會兒，大姪兒回了，看他升的什麼官，得的是個什麼軍章，讓我大家瞧瞧，也飽飽眼福。

……你放寬心些罷。我回去了，小孫兒又找我呢。等會兒一定叫兒子過來請安……吃杯茶去罷。

李姥不吃茶了。再會罷。（下場）

馬母（嘆息回身進門）

馬得勝（吃得大醉，東跌西躓）不想我也有今日

（指胸前勳章）這東西，是性命換來的呢（將勳章取下）。倒瞧他不起呢。一條命，兩條命，三四五六七……噯呀，還有很多，我也數不清楚……許多性命，換得這點撈什子，有什麼用處？我就丟在

地下，看他可會開花結果（將勳章丟在地上）。  
噫，我怎麼把他丟了，掛在身上，也好裝裝幌子……還有……等會兒回營去，若將這東西失落了，一聲查問起來，我沒了勳章，怕不又是四十大軍棍……我母親還未見過呢。待我再拾起來。（飲酒過多，不能支持，就躺在地上，睡熟了。）

鄉人（上） 咳，一年忙到頭，忙起幾個錢來，還不够還錢糧。今天又被拖去了，險些兒沒打板子。百姓好難做啊！（見馬得勝睡在地上）噫，這不是一個兵官老爺麼，怎麼睡在這裏（見地上勳章）噫，這是個什麼東西，倒像一塊洋錢，還有紅綠帶子縛着。（拾在手中）唉，可惜不是一塊錢，不然也好少吃幾下板子呢……也罷，我帶回去，給小兒子玩，也省得他總是要我買泥娃娃……恐怕他不要罷！……不管他，且帶回去再說。（下）

馬母（開門，見馬得勝躺在地上） 唉，兒啊，兒啊，你怎

麼睡在這地上？又吃醉了。（推馬得勝）還不起來。馬得勝（打呵欠） 呀，好睡，好睡。（見母親）呀，母親，我怎麼睡在此地？

馬母 我知道你怎麼睡在此地。你得的什麼軍章呢？

馬得勝（從地上爬起來） 哦，在這裏……呀，那裏

去了！（解衣鈕尋找四處亂尋）

馬母 尋什麼？

馬得勝 尋勳章呀。

馬母 勳章是什麼？

馬得勝 勳章就是勳章呀。

馬母 你今天不是升了官麼？

馬得勝 那裏升什麼官，左不過就是得這塊勳章。

馬母 勳章有什麼用？

馬得勝 掛在胸前裝幌子呀。

馬母 沒有別的用麼？

馬得勝 還有什麼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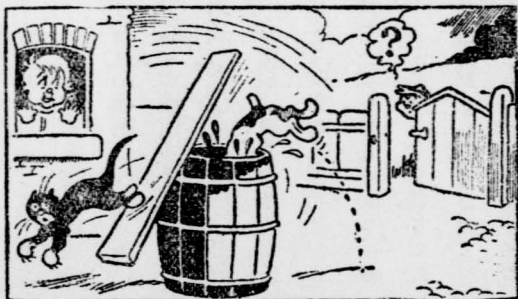
馬母 唉，我幾個苦命的兒啊，你們死得好苦啊！

（閉幕）



# 滑稽畫 Y

一 頑皮的湯姆，叫他的狗塔比，去咬柳西的貓。柳西叫伊的貓小心防備。



二 小貓很壞，等塔比跳上來時，將板子踏翻，狗子便落到漆桶內去了。

三 柳喜用一杆杈子，將塔比扒出漆桶，對湯姆說：「這是你的狗」



四 頑皮的湯姆失敗了，捧着狗大哭而去。





## 鷓侶聞歌記

胡寄塵

這一件事是民國八年的事。如今已成陳跡了。舊事重提。禁不住心上生出一種感慨來。雖然是一件很尋常的事。但是印在我腦筋裏。久而不滅。本已過了幾年。腦筋裏的影子。已漸漸的淡了。不提防一有觸動。又立刻回復他本來的狀況。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一燈獨坐。這些事又如潮般打上心頭來了。隨筆把他寫下來。當一篇小說看也可以。當一篇記事的白話文看也可以。

且說民國八年的時候。我們幾個朋友。結了一個做詩的社。取名叫做鷓社。是取如鷓鳥一般閒散的意思。有一次雅集在上海四馬路杏花樓。這一回是番禺潘先生作東。潘先生是廣東人。杏花樓也是廣東館子。所以潘先生喜歡往這裏來。他點菜叫酒。和堂官們都是說廣東話。我們聽了。落實如聽說外國話一般。一句也不懂。喝了一回酒。

潘先生又發起喊一個廣東歌妓來唱一枝粵謳。當時大家聽了。以為這個很新鮮。便都拍手贊成。我這時候獨反對。說道。粵謳雖然好。爭奈我們不懂何。畢竟我一人的反對。拗不過多人的主張。況且這次雅集。完全由潘先生作東。東家既要這樣辦。我們做客人的。還有甚麼話可說呢。只好靜候那歌妓來唱粵謳了。停了片刻。歌妓來了。只見他很樸素的打扮。身上着一身的黑色衣服。頭上挽一個髻子。也沒有插戴甚麼裝飾品。面色是黃而微黑的。也不過是中人之貌。但舉止是很大方的。走進來向衆人行了一個鞠躬之禮。便在房角裏坐下來。另外有一人。替他拿一張如琴一般的樂器。安放在面前。他便拿兩隻小銅椎敲起琴上的銅絃來。丁丁冬冬的敲了一陣。我對於這種樂器是初次聽的。也不知他是甚麼調子。只覺他的聲音



很淒婉罷了。敲着便唱起來。唱得完全是廣東土音。我固然不懂。想起來旁的朋友也不懂。却有一位朋友。故意的裝着能領會的樣子。或者他會心在絃歌以外。也未可知。潘老先生當然是能懂的。他便一句一句的翻譯給我們聽。他雖是說得普通話。還帶着幾分廣東土音。也聽不十分明白。只聽見中間有幾句道。你名叫秋喜。只望到了秋來。還有喜意。誰知到得秋來。便被雪霜欺。青山白骨憑誰祭。只聽得空山杜鵑啼。我當時聽了這幾句。雖然是嘗海一滴。大可知味。覺得非常沈痛。由不得不叫好起來。但可惜全歌不能懂。這時候。歌已唱完了。鏗然一聲。琴也停了。因此乘賓靜寂的空氣裏。便發出談笑聲來。歌女也翩然去了。聞說唱這麼一枝粵謳。只要開消他一塊洋錢。當時我們說說笑笑。不久便散了席。不提。

且說光陰迅速。忽然過了幾年。我有一天打海寧路北浙江路走過。看見舊書攤上。攔了一本書。書面上寫着粵謳兩個字。我因此便記取當日在杏花樓聽歌的舊事來。但

這時候。我因為往學校裏去上課。鐘點差不多到了。不能多耽擱。便沒有將這本書買下來。第二天再去。這本書已沒有了。又過了幾時。我和一個當年的學生。偶然談起這事。他說他在城隍廟裏買了一本粵謳。不知可就是這一本。他當時借給我。只見和我所見的一本不同。簿面上題了校正本粵謳的字樣。又書明了是省城太平新街以文堂藏板的。我打開來一看。只見我前回在杏花樓聽的那段歌。正在裏面。那段歌的題目。叫做吊秋喜。吊秋喜也不過是全書裏頭的一首。以外還有幾十首。一時也不能盡看。只看一首吊秋喜道。

聽見你話死。實在見思疑。何苦輕身得咁癡。你係爲人客死心唔怪得你。死因錢債。叫我怎不傷悲。你平日當我是知心。亦該同我講句。做乜交情三兩個月。都有句言詞。往日個種恩情。丟了落水。縱有金銀燒盡。帶不到陰司。可惜飄泊在青樓。孤負你一世。煙花場上。有日開眉。你名叫秋喜。只望等到秋來。還有喜

意做也。纔過冬至後。就被雪霜欺。今日無力春風。唔共你爭得嘆氣。落花無主。敢就葬在春泥。此後情思有夢。你便頻頻寄。或者盡我呢點窮心。慰吓故知。泉路茫茫。你雙脚又咁細。黃泉無客店。問你向乜誰棲。青山白骨唔知憑誰祭。衰楊殘月。空聽個隻杜鵑啼。未必有個知心。來共你擲紙。清明空恨個頁紙錢飛。罷略。不若當作你係義妻。來送你入寺。等你孤魂無主。仗吓佛力扶持。你便哀懇個位慈雲。施吓佛偈。等你轉過來生。誓不做客妻。若係冤債未償。再罰你落花粉地。你便揀過一個多情。早早見機。我若共你未斷情緣。重有相會日子。須緊記念吓前恩義。講到消魂兩個字。共你死過都唔遲。

我當時讀了。愈覺得很淒切。很沈痛。不過中間有許多廣東土字。不能認識。但從這一枝歌裏。可以看得出秋喜是個妓女。他現在已死了。好像是因錢債關係被人家逼死了。這首詩便是他情人做來吊他的。但是做這枝歌的人。

姓甚名誰呢。還沒有知道。再翻回到前面來看看。見有招子庸三字。知道這本書是招子庸做的。

忽忽又過了幾時。看見上海民鐸雜誌上。登了一篇「粵謳在文學上的地位」。我便將這本雜誌買了來看。他是爲着研究文學而作的。大約說明粵謳是一種民衆文學。粵謳又是一種帶地方色彩的文學。是很有價值的。這些話我也贊成。他這篇文章裏把粵謳的來歷。也說得很明白。大約說粵謳是招子庸所著的書名。本是個專名。現在變爲公名了。所引的幾首粵謳大約都是我所見的那書。本子裏有過的。不過我讀了這篇文章。除却研究文學而外。又將前幾年聞歌的舊事引上心來。

我不是和那個歌妓有甚麼關係。所以忘不了這件事。我只覺得無論甚麼事。過眼都成陳跡。以往的事。無論怎樣。總映不到眼簾裏來。却是深深的刻在腦筋裏。很不容易磨滅。無論甚麼事都是如此。這件事不過代表其他罷了。便是當日同在杏花樓上喝酒的人。共有十來個。有的往

遠地方去了。連信也少通。有的環境和前不同了。還有一位破園先生。已於前一年死了。這個鷓鴣社也老早散了。何況那歌妓。還能從甚麼地方去知道他的踪跡呢。何況連名姓也不會知道。他年便說重逢。相見之下。也不能認識。只是他那天晚上的歌聲。恍惚還在我耳朵裏。伴着這歌聲。便有許許多多世事變遷。朋友聚散。身世飄零的感慨。一齊打上心來。好不令人難受。分明記得那天雅集時。大家還分題拈韻。各做了一首詩。題目是鷓鴣社第二集。拿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十四字。爲韻。每人拈取其一。我拈得是一個小字。我做得一首詩。紙上的詩稿已沒有了。不過腦筋裏的詩稿還是有的。如今便把他寫下來。當這篇小說的結束。



鷓鴣社第二集分韻得小字

世事翻騰如海濶。世上閒人似鷓鴣。煙波往來一身穩。湖山閱歷兩眼飽。春申江上偶然集。不約相逢情更好。四海五湖論交情。促膝何嫌一樓小。或自大明泛雨至。猶有煙光在襟抱。(孫小舫)或自西湖載酒來。衣上酒痕溼未了。(徐仲可)太湖蓼花秋水深。(王尊農)王大覺。洞庭木葉楚天曉。(傅鈍根)更有鬢鬢番禺叟。策杖翩然來領表。(潘老蘭)嗟我故鄉懷皖國。程途迢遞煙水瀟。(汪子實及愚兄弟)莫問東西南北人。相逢且把一樽倒。蘭亭輸此第二集。竹林賢者比我少。清閒聊可半日儉。著作那望千秋保。浮蹤明日又何如。世事茫茫那可道。

(完)



## 喫飯

卓 呆

上

德人里鐵門旁邊。在一張破蓆下面睡的。不是胡芝生麼。胡芝生年紀雖輕。只有二十歲光景。他居然討飯了。少年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他從小在父母膝下。喫了油。穿了綢。住了樓。曉得什麼辛苦艱難。父母只知道有財產傳給兒子。還怕什麼。所以不注意把那無形財產教育兩個字去。灌注在芝生身上。請一個老先生來。教他讀幾本書。識幾個字。就算完了父母的教育責任。芝生自己也只是嬉戲。懂什麼用功。他每天最大的功課。無非對幾個婢女發發他的小脾氣。無非買些好玩的東西來胡亂玩這麼一天。他從小過了這糊塗日子。自然要一世糊塗了。想不到芝生十一歲的那一年。父親做驛金生意。大大失敗。弄到吞

金自盡。他母親見破了產。還要負一身的債。兒子年紀還小。前途很望不見邊岸。心頭一急。不到半年。也就一命嗚呼。此時來了一位芝生的母舅。替他料理家務。原來這母舅。是個有鎗階級的人。雅片烟的程度很高。所謂料理家務。也不過把那些衣服器具。幫他賣賣喫喫而已。母舅自然從中在價錢上既要沾光。自己的喫用。也混在裏面。直弄到芝生單單剩了一身短衫褲。母舅方始肯脫離關係。臨走。還對他那件蓆法布短衫。連看幾看咧。從此以後。芝生天天在水門汀上打公館。最難的問題。便是喫飯。倘使走到人家門口去討。人家第一句就要說。你年紀輕輕討飯。不長進啊。所以芝生只得舍正路而弗由。常常守在街口。到下午一點鐘光景。那包飯作裏的人。挑了空擔出來。

纔可以看看他飯桶內。有沒有剩下來冷飯。可以倒些出來喫。這倒差不多是一種乞丐社會應享的權利。挑擔人沒有阻止之權的。不過在芝生也有兩種困難。第一這包飯是送到三十七號門牌和記洋貨號內去的。這和記裏八位先生。只包了六客飯。還有兩個出店。也要在裏頭喫的。那裏會有飯多出來呢。如非要先生們有幾個不到。或是有應酬。不在號裏喫。或是出店老司務生病。方始可以有些飯多在飯桶內。就是有多。還有第二重關。這街內再有一位丐兄。叫做江北老二。他在這街內勢力不小。資格比芝生老。并且他會在水門汀上寫字。大家稱他文丐。所以文化程度。也比芝生高。萬一飯桶內有飯。他先要過來動手。芝生到底敵不過他。而且芝生也不敢去與他抵抗。因為這位文丐。是很講道理的。他看芝生是好人。家出身。所以纔默許他留在街內。劃些租界給他。倘使芝生要侵犯主權。那他一定不答應。要立刻驅逐芝生出去。別條街內。芝生更不敢去走動。因為另有一班同志。早

定着各自的勢力範圍。萬一你要去殖民通商。那就要打得你頭破血淋。芝生到此時纔知喫飯之難。可恨自己從小沒有學得喫飯本領。現在竟苦不勝言了。他又想。一個人活在世上。第一就是要有喫飯本領。有了喫飯本領。纔能活命。否則便與自殺一般。我若將來能够比現在的地位好些。可以得到一只飯碗。謀得一個位置。我必定要巴巴結結。保守牢這一碗飯。再也不願重新嘗這乞憐於人的苦況。有時芝生在旁晚。肚中還沒塞些東西下去。只得到人家後門口廚房外去立立。要想討些冷粥冷飯。那知這一家的老娘姨。是把冷飯炒了飯乾。帶到鄉下去的。一見乞丐來。伊怕少奶奶要把冷飯給他。便硬說前天失去一副錫蠟台。是他偷的。就開口爛罵起來。芝生站不住了。只得走。芝生竟無法得到一些兒飯。就不是飯。連可以充飢的食物。也很不容易得到。他嘆道。我沒有這喫飯本領。怎麼可以活命呢。怎麼可以生存在世上呢。芝生雖有志願。要得到了飯碗不肯放手。但是他現在要喫一頓

零碎飯。還實實在在不容易啊。

中

如今是好了。芝生有一日撞見了一個父親的朋友遠山。見他可憐。把他領去。洗浴剃頭。收拾了一下。替他換一身衣服。留在自己店裏。做一個小夥計。他居然很巴結。雖是外行。到底是喫過苦的人。很肯用心學習。認真做事。同事們一來見他老誠。二來是老板面上的人。也很看得起他。不像江北老二那麼鐵面無情。芝生有了飯喫。向日的志願已達。也不想什麼。專心專意的做事。遠山給他薪水。他說太多。要推還他一半。他的意思。以爲人的生活世上。無非把一碗飯來繫住生命。所以有飯喫者存。無飯喫者亡。無飯之人。儘力的去謀食。有飯之人。只消保守飯碗。何必更生野心。你要給我薪水。我只要够我喫飯之用。不必多取。多取便弄到喫飯以外。這就是野心了。并且我倘使每月有了八元的飯錢。可以活命。你若給我十六元。那不是一個人掙了兩個人的飯錢麼。一人喫了二人之飯。便

是野心。實際上一個人還只喫得一個人的飯。不過另外把一個人的飯錢藏在袋裏罷了。你想自己有飯喫。還不肯滿足。再要把別人的飯錢也藏在自己袋內。這不是野心麼。這麼一來。他一人占了兩份錢。必定另外有一個人餓着啊。我自己既經喫飽。爲什麼再要不許人家喫。要餓人家呢。世上的人。大概都壞在這野心上。窮得無飯喫時。只要喫飯。有了飯喫。便想積錢。把衆人的飯錢。恨不能一齊積在自己家裏。他去攫奪衆人的飯錢來時。無論什麼殘忍慘酷的手段。都肯很平淡的用着。但是嘴裏說得很好聽。什麼進取之心。什麼向上主義。什麼發財。什麼出人头地。無論父兄對子弟。教師對生徒。都公然把這種殺千養一的科學。損人利己的教訓。肆無忌憚的傳授着。其實自己的胃袋。還是這麼大小。到自己死下來。還不過裝一口棺材。就是把他葬在世界上地價最貴的地方。所占的面積。也仍舊不過六尺罷。何必一定要如此有野心呢。江老先生見他意思很堅。也不去反對他。覺得他的議論。還



似乎有些道理。第一他性質誠實。辦事牢靠。江老先生便十二分的看得起他。把他在店中的位置。也漸漸提高。又見他獨身生活。總不妥當。便替他娶了一個夫人。打算叫他有些家庭樂趣。就可以不致發出那種奇橫的念頭來了。芝生對於娶妻問題。倒也無可無不可。他娶了夫人。一到第三天。他就與新夫人開談判。做什麼呢。他對新夫人說。我們夫妻雖是夫妻。性命是兩條的。各人有各人的命。那自然應當各人去維持自己的命。所以我要與你談定。從今以後。我二人雖是精神上的夫妻。不是物質上的夫妻。各人要養活自己的命。此事仍與未做夫妻以前一般。須由各人自己去維持。自己去謀事情來做。自己去弄飯來喫。夫不可靠妻度日。妻不可靠夫喫飯。如此男勤女儉。各做各事。各喫各飯。方可維持這兩條性命。你明白了沒有。新夫人突然聽了這幾句話。怎麼不奇。好得一來聽江老先生說過。說芝生是個誠實得過度的人。二來事情關係重大。伊也不能不開口了。答道。我們女人家。有句老話。

叫做「要喫要着嫁老公。」還有說什麼「鍋裏無油煎老公。灶裏無柴燒老公。」這些話。無非說。婦女是要靠在丈夫身上喫飯的。你說要我自己去尋飯喫。那麼叫我那裏去尋呢。早知仍要自己尋飯喫。我又何必嫁人呢。芝生搖頭道。錯了。你什麼說。早知仍要自己尋飯喫。又何必嫁人。你把食慾與性慾混在一起了。夫妻的結合。是性慾關係。與食慾是毫無關係的。你看。未結婚的青年男女。既喪偶的鰥夫寡婦。不是仍是要喫飯的麼。所以男女結婚。第一先要把喫飯問題提在一旁。不可混亂。變愛與喫飯。完全是兩件事。人貴自立。女子尤不可倚賴男子。何況男子又不是個個很靠得住的。老婆要靠丈夫喫飯。實是莫大罪惡。為什麼呢。這一個牢不可破的習慣。可以叫一般的女人。生出倚賴心來。以為我們只消是一個女子。也不必有什麼喫飯本領。日後總可以靠在男子身上喫飯的。所以嫁得好的。倒不要說起。萬一嫁的男子。自己弄得要餓死了。那麼這只知依賴沒有求食本領的老婆。也只有

跟他餓死。還有眼前靠着丈夫安然度日。萬一朝丈夫死去。做他妻子的。向來只會靠人。沒有自立的力量。到此時不是危險了麼。你若此刻要靠我喫飯。自己一些謀食的本領也沒有。那麼萬一歇了三四年。我突然死了。你便怎麼樣呢。不是不堪設想了麼。新夫人聽他越說越不對。便想了一想。就說話。如此。不過普通的人家。都是丈夫養老婆的。雖也有少數婦女反能够養活丈夫。……：芝生搶着說。我自己有本領喫飯。不要你養。新夫人笑着說。我曉得的。那麼你的辦法雖好。我總覺得有些不普通。你既要依你的辦法。你何不預先聲明。那我就預備了。倘使我不能就你的範圍。我也可以不嫁你的啊。你不能養老婆。怎麼會問也不問。貿貿然娶老婆的呢。芝生說。不對。我本來不要娶什麼老婆。都是江老先生的好意。至於我不養你。要你自己去謀事做。謀飯喫。那一來是尊重你的人格。二來使你成一個可以獨立生活的人。我若強要給你喫飯。強要你成一個舊式的賢母良妻。只知在家裏燒

飯。洗衣。做針綫。養孩子。一點不使你自己謀食的本領。一點不使你有些可以在社會上自立的學問技藝。不是眼前當你一隻家禽家畜飼養着。將來一朝失了依靠。立刻叫你成一個殘廢麼。你人很聰明。難道這一點思想也不明白麼。總之一個活人。肯自殺便罷。不肯自殺。非自己去尋飯喫不可。要依賴人。與自殺無異。你看世上的人。拚着生命。努力奮鬥。那一個不爲着喫飯。喫飯既是人類一種本能。那就不能各人有輕重。凡是要喫飯的人。必須自己去弄飯來喫。人家給你喫飯。便是侮辱你。便是當你乞丐。新夫人聽到這裏。有些明白了。一想。這倒也不錯。我做手工。認真做起來。也足以養活我一身。練習練習也好。不如姑且如此試試再說罷。到用不穀時。纔與他交涉。還來得及咧。後來他夫人生了一個小兒。因爲多添一個人。開消大些。要他貼些飯錢。他說。小兒只喫乳。不會喫飯。要什麼飯錢呢。我也不向店中多掣薪水。只夠一個人的生活費罷了。到小兒三歲。斷了乳。方始與江老先生說明。多



支一點薪水。算是貼補小兒飯食費的。這一件事。還是他夫人與江老先生辦的交涉啊。

下

江老先生一死。江老太太曉得芝生爲人可靠。便把留下來的六七家鋪子。一起交芝生執管。芝生也不要開支大薪水。仍歸只掙一點生活費。他也不想怎樣要那樣。他以爲我只求能夠保守牢這一只飯碗。便沒有飢餓之患。萬一朝賦閒。不是又要丟着臉向人求乞麼。所以芝生位置雖高。還是巴結得異乎尋常。但是他位置一高。自然交際廣大了。應酬忙了。交際場中。有他這一個人了。體面商人的社會中。有他胡芝生三個字了。誰想得到他是數年前德人里街口一個最小限度的無產階級者呢。他近來真忙。一天工夫。電話總有五六十起。書信總有三四十封。訪問客二三十。電報六七封。自己一個人。實在來不及。書信電報。都由書記管理。電話來賓。都由副手應接。自己不過聽聽他們報告而已。東也請喫飯。西也請喫飯。忙得

六

他目眩頭暈。那裏有水門汀上打公館時代那麼清靜呢。後來竟終日浸在應酬裏頭了。清晨起來就出去。要到晚上一點鐘纔回來。這麼鬧了幾個月。鬧得他自己也糊糊塗塗。有一天偶抱小恙。他休息在家。方始在家裏喫一頓飯。覺得幾個月內。只是人家請我喫飯。從來沒喫過家裏的飯。倒覺得家裏的飯異常有味。他忽然想道。我怎麼幾個月不喫自己的飯了。他們爲什麼天天輪流的來請我喫飯。芝生想到這裏。忽然他那忘掉了幾個月的舊宗旨。又在腦中一閃。暗道。不好了。他們請我喫飯。是蔑視我人格啊。笑我沒有喫飯本領啊。當我是乞丐啊。他們要消滅我的喫飯本領。弄得我將來不能自立啊。我這麼天天喫人家的飯。不喫自己的飯。與昔日告化時代。有什麼兩樣。所兩樣的。不過一面是向人要飯。人家未必一定給我。一面是不向人要飯。人家一定要給我喫。講到實際。總是我去喫人家的飯。不是用勞力去換來的。他們蹂躪得我羞辱得我也總算够了。從此我永遠謝絕。人家請我喫飯。我

一概不到。

過了數天。胡芝生借了一筆錢。忽然請客三天。他算是報仇雪恥的。

### ●喫了飯再死

某翁有一個兒子 他小學校出來之後 去考無論什麼學校 總也考不取 這樣考了六七年 還是屢次失敗 他父親也很生氣 說 你以後再考不進什麼學校 我一定驅逐你出去 兒子自己也覺得可恥 說道 此次再考不取 我必定投河自盡 沒有面目回來見父親了 不多幾天 又去考試 仍是失敗 歇了二三天 他還不回來 父親一想 大約他失敗之後 已經投河自盡了 到第四天 兒子沒精打采的回來 父親大怒 問他回來做甚 他很失望的說 父親 我此次又沒有考取 所以想去投河 不料到河邊一看 人已擠滿 足有好幾千人 都是沒有考取的 大家要去投河了 實在人太多 我擠不上去 等了三日三夜 還輪不到我 但是肚子餓了 所以打算回來喫了飯再說罷

商務印書館發行

▲醫學界空前巨著  
中國醫學大辭典

二巨冊 十二元

清血解毒

清血片

每瓶六角

凡人身之血脈猶江河之行  
地江河淤塞則水流不宜有  
橫決之患血液不清則疾病  
叢生無健康之樂故古之治  
病必治其本欲治其本必當  
清其血液血液清潔則赤血  
球日增因之抵抗力日強種  
種疾病即無由發生故衛生  
家之對於清潔血液視為當  
務之急也

粹華製藥廠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親仁里口

分銷處各埠大藥房

治痰止咳

粹華杏仁精

每瓶四角

杏仁精為治痰喘氣急之  
聖品功能瀉肺解肌除風  
散寒降氣行痰潤燥消積  
凡咳嗽痰湧上氣喘促時  
行頭痛上焦風燥等咸可  
服之 服法每服五滴開  
水沖淡  
如加數滴於飲食中並  
可為芳香消化之補助品

小(74)

是書關於醫學名詞皆廣為收採得七萬  
餘條二百五十餘萬言 於病證醫方  
藥品詳述無遺即各種方法凡足以預防生命危  
險者亦無不備具。醫學界得之。足為臨症檢  
查之助。非醫學界得之。亦可以考訂方藥。兼得  
延年卻病之術。

# 日本相法

(續前)

培

## 面部

面之善惡。詳於相書者有六。故最平易而簡單。

面過小者。最不吉。額高而鼻小者。次之。面大而口小者。又次之。面無城郭者。又次之。面中如有光油者。又次之。面如

敷粉者。抑又次之。面作鐵色者。最下。

眉濃者。陰際多毛。

胸毛多者。腹毛亦多。

面無肉者。人情多薄。

面凹者。長於機謀。

眉頭皺者。多憂患。

眼露而鼻節隆起者。多中年夭亡。

額角尖而鼻生稜者。中年必爲惡。

唇厚而頸短者。其人之性必惡。

兩眉高在額際者。意氣慷慨。

兩眉斜低在眼上者。好淫而貧。

眉稜立而骨高者。其人多傲慢。

面如滿月者。心氣常平和。

好色者。目光跳蕩如醉。而眉濃。

## 頸部

頸上承頭而下接身體。故短長肥瘦。皆大有關於禍福。

瘦人之頸。宜長忌短。肥人宜短忌長。

頸圓豐者。享有富貴。瘦削者。難免貧賤。

頸無力者。短命。頸壯健者。長壽。

頸後少肉者。貧賤相。頸皮鬆者。其人當榮顯。

瘦人頸短。寡壽。肥人頸長。破財。

頭歪者。頸無力而壽短。頸正者。神有餘而命長。

頭小頸大者。壽長。頭大頸小者。命短。

前看頸如竹節者。賤相。

頸後筋堅如溝者。女性善。男患貧弱。

頸前曲者。其人不發達。

頸前垂者。賤相。

結喉之脇。年老而一節出者。本人長壽。兩節出者。夫婦偕老。

喉結出者。不吉。孤獨相。有妻則無子。有子則無妻。但瘦人出者則無礙。肥者不宜。尖而出者。不吉。不露者。有福。

女人喉結高者。勢力強而有幸福。然氣質憂鬱。丈夫笨拙。肥人喉結高者。必遭橫禍。不但短命也。喉結皺者。命危。

### 鬚部

鬚能分別老來榮枯及貴賤。宜疏、宜潤、宜軟者也。具此鬚之人。福祿豐。壽命長。忌硬、忌密、忌枯、忌無。若此者。困苦而事無成。

官吏鬚密者。可保祿位。

商人鬚疏潤者。可至大富。

燕尾鬚。老來窮困。

鬚燥面灰色者。失火破財。

鬚眉皆密者。身葬魚腹。

鬚眉黃色而有紅筋者。身葬火窟。

### 髮部

髮宜軟、宜幼、宜疏、宜香。如此之人。富貴長壽相。忌硬、忌粗。忌長過身、忌穢。如此者。貧乏夭亡相。

婦人髮長過身者。貧賤終兇。男子亦同。貧苦無安樂之時。髮粗而硬者。當有一國。

髮軟如絲者。夫婦之愛情濃。

女郎髮黃色者。多情種也。

小兒髮密者。多頑皮。

髮禿而後濃者。必行運。

老而髮黑者。長壽。女子老而不禿者。吉。且壽長。少年髮白者。喪父母。  
(未完)

# 星期消遣錄

(續前)

(莫泊三)

趙開

## 第三章 訪友

盡一星期。巴在辦公室所談者。無非其出遊之事。與經行之處。津津樂道。而同僚聞者。咸意興索然。巴殊不悅。惟有錄事名蒲懷釀。(譯意爲貪杯者)渾名蒲懷洛。(飲水者)素沈默寡言笑。獨傾耳聽之。蒲家居鄉間。有手植之花圃。人言其安貧樂陋。栩栩自得。巴與之氣味相投。遂成契友。蒲翁亦深自結納。邀巴於星期日一游哥崙布村。飯於其家。

巴乃於星期日趁早晨八時火車往訪問。良久始達村之核心。一陋巷。泥濘載途。兩邊高垣深巷之底。一破扉。僅賴繩環其樞。成兩束掩閉。門闕處。迎面來一似男非女之婦。人胸前污漬殆滿。腰束短裙。襪襪甚。髮蓬蓬然飛滿鴿羽。見有客。灰色之眼。睜視有頃。問曰。客何爲者。曰。余訪蒲懷釀。曰。蒲在此。汝訪之胡爲。巴有慚色。囁嚅曰。彼邀余來。婦

人作色曰。非子自來噉飯耶。巴益忸怩。答曰。然。彼乃回首向屋內厲聲呼蒲懷釀。汝有友在此。維時蒲已由一斗室之戶限探身出。室係平屋。墁以錳粉。湫隘炎熱如火坑。蒲老爹身著白番布褲。褲上點滴咖啡污漬。頭頂破舊草帽。與巴握手。導入彼所謂花園者。於泥濘走道之盡處。有斗方小地一區。四面環以高垣。每日僅下午二三兩小時間。一透日光。其間略植如意玫瑰等花。空氣既爲屋壁所封。又有屋脊陽光反射之蒸灼。枯萎欲絕。蒲謂巴曰。余園不得樹木。乃代以鄰屋墻垣。於以取蔭。蒲手摘住巴之衣鈕。謂曰。煩汝爲余作一事。汝見余婦乎。彼固不好氣性。汝猶未嘗見。殆後自知之。彼不任余外出。常將余著以赴部辦公之服藏去。只令余服居鄉破舊衣衫。今日得有如是整潔者。殆以子之來。故余不獲親自灌漑。恐污余褲也。褲污。更無替換者。惟有央汝一爲之可乎。

巴應諾。脫去外褂。捲起雙袖。手把抽水機之柄。力上下。氣喘如牛。乃水管出水殊吝。僅如噴泉之一線放射。消費十分鐘。始盈一鉛筩。巴已汗雨淋漓。蒲導往灌花。指揮之曰。此處渥此花。更渥少許可矣。渥彼花。不意鉛筩已漏。水淋漓下溼兩足。并及其褲之下。亦染泥淖。溼足之水。幾不減於溼花也。彼一次既畢。重復爲之。每抽一次水。必流一身汗。每灌一次花。又溼一次足。如是者不下廿次。困憊欲休。而蒲猶捉臂強之。曰。再灌一桶一桶。斯畢事矣。灌畢。蒲贈玫瑰一朵謝之。但花已開殘。甫觸衣襟。花瓣紛紛墮。僅剩一花蒂於襟上。巴素謹飭。心慍而口不言。蒲亦若未之見。遙聞蒲妻呼僕已具。不來尙待東邀耶。二人乃入室。瑟縮若膺重譴。此時室中與花園大異。一則昏暗不透日光。一則通室炎陽如焚如灼。桌上任意置錫碟。食事三碟。骯髒若未洗滌。松板桌面。油膩滿積膠杯勺。桌之中央。置瓦孟一。盛陳製之牛羹湯。而重經釜煮者。內浮灰黑番薯數小片於渾濁液體中。彼等入座就食。最惹巴注目者。爲一

玻璃瓶。滿儲水。略染紅色。蒲愀然謂其妻曰。煩勞夫人盍給吾輩以少許佳釀可乎。其妻勃然大怒曰。汝輩又將沈醉於此。叫囂終日耶。余無煩汝勞也。

蒲遂噤若寒蟬。不敢出聲。牛羹湯食已。其妻又攜上蕃薯片一碟。略潤猪油。則腥羶觸鼻。此後便寂然無所有。但聞其妻呼食事畢。可去休。蒲漫問曰。鴿耶。夫人清晨剝製之鴿何在。其妻兩手叉腰際應曰。汝意猶未足耶。汝邀客來。非必盡室所有而吞噬一空者。鴿爲汝輩食去。試思晚餐余啖何物。

兩人遂起身離室。將及門。蒲耳語巴。囑稍待同出。遂往鄰室更衣。但聞語其妻曰。請給余以廿文小錢。曰。子欲錢何需。曰。余無所需。備預不虞耳。曰。余不汝界。客在吾家噉飯。區區小費。由子客代償。庸何傷。婦故大聲言之。欲令巴有聞。蒲來就巴同行。惟巴不欲失禮。向婦尼恭囑。曰。謝夫人厚待。婦曰。善。子毋令余夫醉歸。余非善饒人者。子其識之。



彼等出。至色因江畔。遙見江中一小島。人烟稠密。蒲目視江流。憮然有間。把巴臂而言曰。再閱八日。行見是間趨之者若鶩矣。曰。往彼何爲。曰。垂釣。歲六月之十五。爲漁事之始。巴私念蒲妻之兇悍。懾人魂魄。爲其初遭所遇。不禁心中猶惴惴。隨口答。越問蒲曰。子亦行釣乎。曰。然。余生平嗜此。巴乃傾心問蒲行釣之事。蒲遂歷舉色因江所產各種魚類。及何種魚應用何種針餌。何種地點。何種時間。爲最宜。一一告之。頗悉。巴不覺其言之津津有味。行釣之念。躍躍欲試。竟不亞於蒲矣。乃相約下星期日偕往垂釣。并深幸得良友之富有經驗如蒲者。親相傳授也。

二人行抵一咖啡店門前。欲止而晚餐。店形式穢陋。常爲一般舟子及下流社會不逞之徒往來之巢窟。蒲鄭重謂巴曰。是店外貌雖不雅觀。烹調殊適口。乃入座。酒斟兩巡。

巴頓悟蒲妻之所以飲蒲以饒有水液之濁酒。蓋蒲已酩酊昏其知覺。使酒罵「座」。時時起立。揮拳作勢。見兩醉徒口角互鬪。亦加入作魯仲連。反與巴俱遭毆。而莫有居間調停者。蒲沉醉不能興。猶貪杯不已。經巴再四力阻。方止。出店。巴挾持之以行。由小徑越一曠野。夜深路黑。不辨方向。斗陷灌木叢中。四圍木樁高可及鼻。故植以支葡萄者。彼等蹀躞往來。終不得出。旣而蒲撞一木上。立仆。傷其頭面。倒地不能復起。放喉嘔吐。口中醉嚙狂呻。聲震原野。巴不知所措。四顧呼援。良久。始有鄉人來援之出。導入原路。將抵蒲之居。巴毛骨悚然。及門。門闕處。蒲妻立現。獷悍如前。一手秉燭。一見其夫狀。直取巴大罵惡徒。余固知汝之醉余夫也。巴駭極。一撒手。蒲踣於巷之泥淖中。巴不暇顧。飛逸兩腿。狂奔車站而去。

(未完)





諷刺畫

情海茫茫

勁風

人類少了一個情字，便是缺了一大部分做人的要素。父母與子女的情，兄弟姊妹的情，夫妻的情，朋友的情，都是範圍以內的情。這都不能陷溺人；反能做一種「上進」的鼓動力。不過還有一種範圍以外的情，無論是你施給人，或是人施給你，後來的結果，總是等於滅亡！

上面的圖，可惜不能將我的意思完全表示出來；並且只有片面的描寫，這是我應當告罪的。



猜

疑

茗  
狂

他們兩人忽地遇著了。心中不覺都撲撲地跳了起來。瞪眼對望了幾望。亦就各把眼光避了開去。懷著一種疑懼之心。一會兒。那廠中的經理葛永禮巡視已畢。走出工場。自回辦公室去。暗自思忖道。他爲何在這裏啊。同時。那十八號工人王福生。亦在那裏自言自語道。他爲何在這裏啊。

葛永禮回到辦公室中。各事都拋在一旁不辦。兀自兒坐著沉思。於是六年前的舊事又湧上心頭了。那時。他正犯了罪。囚在鄰省一個獄中。一天。同囚的一個犯人。忽以極不堪的言語來侵凌他。大家便扭打起來。幸得獄卒趕來勸解。纔把他們分開了。那個同囚的犯人不是別人。就是

那十八號工人王福生。後來出獄之後。他便離去故鄉。遠道來此。一心一意。改邪歸正。不到幾年。居然做了這大華皮鞋廠的經理了。滿意以爲從此可以安居樂業。沒有人知道他的前事了。誰知這個冤家。偏又不尷不尬的跑了來。這不是他當頭一個厄運麼。并且這個所在。不比旁的地方。此事如果傳揚出去。匪但名譽上要受莫大之影響。就是他現在的職業。恐怕亦要有些保不牢。何以呢。因爲這家皮鞋廠的廠主李老先生。和那獄中一般囚犯。好如積下了幾世冤仇。曾經宣言過。凡曾犯過罪的人。廠中一概不能錄用。他是矇蔽了這位老先生。纔得進廠。纔得有今日的地位。一旦發覺。這位老先生不是要加倍的氣惱

麼。除了把他立刻斥退以外，還有什麼可講呢？這一斥退，他個人倒不十分要緊。他的嬌妻，他的愛子，又怎麼樣的安置。不是要教他們立刻成爲餓殍麼？葛永禮想到這裏，滿身的血，不覺好似都冷了起來。於是又咬牙切齒的，把那王福生恨個不了。可是要想一個對付的法子，急切倒亦沒有。照理講起來，他是一個大經理，那王福生，不過是在他權力之下，一個小小的工人。只要他向工頭輕輕的一句話，那王福生立刻就開除了。但是這個事情是使不得的。王福生如果一旦開除，定知是他的主意，勢必要向廠主，舉發他的前事。那他亦就要被逐出廠了。而且王福生今番來此，亦很足費人研究。定懷有什麼目的，不是爲復仇而來。就是要向他索詐。不然，天下亦廣極了。怎麼會他來到這個地方。王福生亦來到這個地方。他走進這家廠中。王福生亦走進這家廠中呢。加之王福生這個人，在獄中的時候，就是一個很不安分的分子。這種舉動，倒不能說他不會有咧。不過他已決定了。無論那王福生用

什麼手段來，或是要向他復仇啊，或是要向他索詐啊，他總用相當的手段去對付。與之宣戰一下，決不降服。逆料王福生今日還是第一天進廠，脚跟還沒有立穩，當不致就有什麼舉動。他亦就暫時忍耐一下，慢慢兒再想法子罷。

那時，十八號工人王福生亦一壁工作著，一壁在那裏想道。怎麼如此湊巧，又同他相遇一處了。早知如此，不該到這裏來的。一剎那間，又把獄中的舊事想起來了。現在雖已事隔數年，但是他還咬定，葛永禮決不是個好人。當年他罵葛永禮的一席話，絲毫不錯的。想來葛永禮亦不會忘記這回事。定必懷恨在心。如今冤家窄路，恐怕要吃他的虧了。不過葛永禮在廠中，到底當的什麼職司，他還沒有知道。大概頗有權力罷。後來，向同伴一打聽，纔知就是本廠的經理。不覺又叫起苦來。想這可壞了壞了。他是一位權力無上的大經理。我不過他手下一個小小工人，怎麼能和他對抗呢。他只要向工頭一說，我就得滾蛋了。我還

是預備別圖罷。可是隔了幾時，仍沒有什麼動靜。王福生不覺倒又膽壯起來。想這個定是葛永禮投鼠忌器，不敢動手呢。大概葛永禮以前的歷史，亦沒有向廠主說明過。所以恐怕我去反攻他。這樣說來，我倒佔了上風。我的地位，倒比其他的工人來得穩固呢。於是他決定了一個主意。如果葛永禮不來犯他，他亦就永永不去相犯。如果葛永禮有什麼不利他的舉動，他亦只得用相當的手段去對付。決不退讓。不過怎樣對付，他自己倒還沒有知道。總之，他如今一心想改邪歸正。人家如不來阻撓他這個志向他，他亦決不去害人家呢。

如此的一天一天過下去，倒亦相安無事。大家有時見了面，並不交談，亦不點頭招呼。好在他們二人，一個是經理，一個是工人，本來位分懸殊，不必要接洽什麼。廠中人倒亦沒有覺得呢。不過他們自己心中，很為明白。知道這對方的人，就是自己的仇敵。有時兩人的眼光，偶然接觸了。那種仇視的神氣，自會不知不覺的流露出來。所以他們

極力避去這種眼光接觸的機會，免得旁人起疑。可是他們兩方，雖各按兵不動，却都在那裏疑慮著。在葛永禮想起來，王福生大概正在那裏想一萬全之計，以免自己危險。所以遲一步了，而在王福生想起來，又以爲葛永禮大概要計出萬全，以求必勝，所以遲一步了。

有一天，工頭金長庚，忽然走進經理室中，向葛永禮說道：幫工頭陸杏林下星期起不到廠了。我想另派一個人接他的事呢。葛永禮道：陸杏林好好兒爲什麼要走啊。金長庚道：他是有好事情去的。我留都留不住他呢。葛永禮道：那麼你想派什麼人接手啊。金長庚道：我已想到了一個人。此人來廠，只有兩個多月，名兒喚做王福生……葛永禮帶著驚訝的聲音問道：王福生麼。金長庚道：是的。他生活既做得不錯，作事又很勤懇。從前在別地方一家廠中，登過多年，派他當這個職使，那是再好沒有的了。葛永禮聽了，思潮不住的起伏。沉思了片晌，方說道：他來到這裏還不久，你怎麼知道他靠得住呢。金長庚道：他雖來得還

不久。但我從各方面看去。很可以相信得他。不過經理如不贊成。另派別人。亦不要緊的。葛永禮一聽此言。心中不覺又撲撲的跳了起來。想我要阻止王福生的升遷。那是很容易的。只要現在輕輕易易的否認一句就是了。但是被王福生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他定要與波作浪起來。我可要不安於位了。於是淡淡的說道。想來你的眼光總不會錯的。由你作主就是了。金長庚乃諾諾而退。從此王福生便一躍而作幫工頭了。

自此之後。葛永禮心中更不自在。知道王福生的居心。很為深遠而不可測。像金長庚這樣古板的人。他居然能於兩月之間。取得其信用。他的苦心孤詣。亦可想而知了。逆料將來他的地位愈升愈高。那和自己衝突之期。亦就愈趨愈近了。只懊悔自己初時太膽怯一點。當王福生初進廠的時候。沒有拿這件事就向廠主說明。如今要說。已嫌遲了。亦只有按兵不動。聽其自然罷。

誰知過不多時。金長庚又辭職了。王福生由幫工頭而升

工頭。乃是當然的事。葛永禮雖是一廠經理。亦阻止不來的。葛永禮乃把王福生提升工頭這件事。去向廠主說了的。廠主莽莽糊糊問了幾句。亦就答應下來。葛永禮回到自己辦公室中。便差人去把王福生喚了進來。兩人見了面。眼瞪瞪的對望了一陣。葛永禮方說道。王福生。你且坐下。王福生便坐了下來。葛永禮接著說道。我有一件事情告訴你。如今金長庚要走了。我已向廠主說過。把你升作工頭。你亦願意麼。王福生道。這是經理的吩咐。那有不願意。說的時候。眼光中仍露著恨恨之色。似乎在那裏說道的。我們的仇恨。是永遠解不了的。你別一面假惺惺的市恩於我。一面又在想收拾我的法子呢。葛永禮亦有些覺得。一壁仍管自說道。你的職務可從下星期起始。每月加薪十元。如有不能了解之處。不妨向金長庚問問。他還得過幾天纔走咧。王福生忙答應了幾聲。於是大家默然相對了。似乎彼此都希望對方的人先開口。提起從前那樁事情。但是隔了好久。到底大家都不說。王福生這纔問道。



經理沒有什麼話了麼。葛永禮道：沒有話了。王福生又躊躇了一下，亦就退了去。

王福生當了工頭不到一星期，廠中忽常常鬧起失竊的事情來。一會兒，一大包針不見了。又一會兒，一大塊皮少去了。後來愈鬧愈兇，差不多天天有這種事情發見。不過還沒有去報告廠主。在葛永禮一方想起來，這定是王福生的一種詭計。想用來和自己宣戰的。而在王福生一方想起來，亦以為這定是葛永禮的一種詭計。想用來和自己宣戰的。但是大家都不敢向廠主那裏去舉發。生怕事情決裂下來。自己的秘密亦要敗露。自己的地位亦要不保呢。不過逆知這種事情，亦不是永永秘密得來的。不久就要宣露了。那他們徒手相搏的時期就到了。誰勝誰敗，看各人的手法罷。

一天午後，王福生在無意之中，忽然看見一個工人喚劉長發的，把一小捲皮革，偷偷的放入飯籃中去了。王福生便走過去，對他說道：劉長發，放工的時候你別走。我有話

同你講呢。劉長發聽了，兩鬢頓時泛白。直著兩個眼睛向他瞧。王福生忙安慰他道：你別慌。我要和你講的話，乃很有益於你的。不過你把這個飯籃，好好兒放在那裏，別動他呢。劉長發知道事情已敗露了，亦就乖乖兒答應了。等到放工之後，工人都散了去。王福生乃問劉長發道：你爲什麼要行竊啊。劉長發哭喪著一張臉，含淚答道：我要錢用呢。王福生道：你要錢用，難道不知道廠中的規則麼。凡竊廠中一草一木，都得送官治罪。廠主對於這種事情，最是認真的咧。劉長發哽聲道：那是我知道的。王福生又目光閃閃的向他望了一望，問道：到底誰指使你來行竊的啊。劉長發聽了這句話，倒有些詫異起來。顫聲道：你……你怎麼問這句話。這……這是我自己要偷的，並沒有受什麼人的指使。王福生道：你這話真的麼。劉長發道：那有不真之理。王福生亦就不說什麼，把那個飯籃取了過來，開了蓋蓋，把那一小捲皮革取出，正在這個當兒，忽然聽見葛永禮立在辦公室的門口，正向這裏望著，似乎所



有始末情形。都被他瞧了去咧。王福生隨把這個飯籃遞給劉長發道。如今你可回家去了。明天還有話同你講呢。劉長發道。明天你仍要我到廠麼。王福生道。你別管他。照常到廠就是了。劉長發應了一聲。亦就走了。此時葛永禮亦走了過來。問道。原來劉長發是賊麼。王福生道。正是說完。大家又默然無語了。瞪著眼睛。對望了一會。葛永禮纔冷笑了一聲。說道。這件事明天由我來辦罷。亦就轉身走出。王福生呆呆望著他的背影。直待他已走遠。亦慢吞吞的回到自己寓中去了。

夜已深了。王福生還沒有入睡。暗暗在那裏想。我還是忠於廠主。送這劉長發入獄去呢。我還是發點慈悲之心。救他一下呢。這兩個念頭。在胸中苦戰不已。終得不了一個解決。忽然劉長發那張憔悴可憐的面龐。又在他眼前現出來了。彷彿正穿了身囚衣。坐在獄中潮溼地上。哭個不止呢。於是又想起自己當年繫獄時的苦况。不覺從床上跳了起來。開門出去了。那劉長發的住址。他曾問過。倒有

點記得的。便依言尋了去。一會兒到了那裏。纔知劉長發要錢用這句話是真的。原來他的妻子。病倒床上已有一年多了。還有兒女六七個。一家八口。這區區的工資。怎教他養得活呢。於是王福生把劉長發拉到一個靜僻的屋隅。對他說道。劉長發。你還是逃走罷。我這裏有三十塊錢。你不妨拿了去。你的妻子兒女。暫時我來照管。等你別處尋得了事。有了安身之所。我再替你送去罷。你最好今晚就走。劉長發露著驚詫的神氣。問道。爲什麼啊。王福生道。咳。這個還要問。這是免得你入獄呢。劉長發道。可是你要把我送官麼。王福生道。我倒不要把你送官。但是葛永禮是知道這件事情的。他這種人。難道還肯可憐你。不把你送官麼。金阿根這件事。你是知道的。他不過僅僅偷了一大匣針。還關了幾個月。他們資本家和官廳。本來是很聯絡的。資本家送來的人。官廳安肯不替他重辦麼。所以我說你還是逃走罷。說到這裏。忽又怒聲斥道。咳。劉長發。你這人如此沒有心肝。還在那裏笑麼。劉長發道。不瞞你

說。葛先生方纔亦來過了。他說這件事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不要緊的。并把些錢給我。教我不用憂慮。以後改過自新就是了。他起初亦疑心這件事。我是受人家指使的。後來我和他說明。他頗相信。亦就走了。這不是沒有事了麼。王福生聽了。倒不覺呆住了好一陣。亦就辭出歸寓。這天晚上。他睡得很甜適。爲從來所未有。

第二天。王福生急急趕到廠內。走進經理室中。很恭順的向葛永禮說道。葛先生。數年前。我用極不堪的言語罵你。

我如今纔知道錯了。你倒是個好人。并不是我所罵的那種惡人呢。還要請你恕罪啊。葛永禮含笑。道。你怎麼知道。你錯了呢。王福生便把昨晚的事情。告訴了他。葛永禮笑道。如此說來。你亦是個好人。我一向亦錯疑你了。從今後。我們盡釋前嫌。言歸於好。同心同德。把這個廠辦好起來罷。說著。伸出手來。和王福生的手。緊緊的握了幾握。彼此相視而笑。從前那種仇視之態。已遁入烏無有之鄉了。

### 防花瓶傾仆法

## 小智識

(夢塵)

養花的瓶。自然以式樣雅致爲美觀。但是有一種瓶。上大下小。式樣固佳。在實際上甚不適用。因上重下輕。故稍經衝動。立即傾仆。且既插花以後。上愈重而下愈輕。傾仆尤易。防止之法。於注水之前。先將碎石或細沙。盛入瓶中。至適宜的程度爲止。瓶底既重。自然穩固了。



續登未 次下完

# 得救

太谷爾著

守一

哥利是個富有世家中，一個天真爛漫，受過良好訓練的孩子。伊的丈夫巴利西，近來靠了他自己的努力，把他的窘境，挽轉過來。因為他從前窮得日子久。哥利的父母，不情願把伊陷到窮苦裏面，於是把他們的女兒留在家裏；所以等到伊再回到夫家的時候，伊年紀已不輕了。巴利西并不十分覺得伊是屬他的。他是西方一個小鎮裏面的一個律師。親戚中沒有一個是和他近支。他所有的思想，總繞在他的妻子身上，因為想得多，有時公堂還沒有開，他就趕到家裏。初時哥利十分納罕，不明白他爲甚忽的回來。有時不問情由，除去一個下人；他們中，沒有一個是合他意的。如果哥利因爲這個人能幹，想給他留住，那個人更加要被逐得快。哥利是個神經敏捷的人，對於這件事，大大的抱怨，但是伊的抱怨，適足使伊丈夫的舉動，更加荒謬。

後來巴利西再忍不住，暗中對着女僕盤問；伊這件事，給他的妻子知道了。伊是個沉默的婦人；但是伊的一般怒氣，爲着這些無禮事情。像隻母獅衝上來；狂妄的疑忌，在他們夫婦間，好似劊子手的刀，條的從中掃過。巴利西知道他的舉動，已經給他的妻子瞧出，覺得當面去譴責哥利，是再好沒有；他的妻子愈是用沉默的態度，去對待這件事，他的妬火愈是加大。

結婚後的快樂，既然剝削，沒兒女牽掛的哥利，便委身到宗教上去，安慰伊自己。伊給送到巴蘭門安第士文迷那裏；巴蘭門安第士，是附近一間誦經堂裏面，一個年輕的講經者。伊求他給伊講解 *Gita* 一本書，照形式上講起來，也許承認是伊精神上的教師。從此伊心上所有耗去的愛情，統用尊誠的意志，傾瀉該魯身上。

沒有一個人，疑心到巴蘭門安第士的德行。個個都崇

拜他。因為巴利西不敢表示一點疑慮，去和他為難，所以他的妬念，只好像個毒瘤，隱在心內。

有天，爲了些小事故，使得這種毒菌射出來。巴利西對着他的妻子，辱罵巴蘭門安第是個僞君子，而且說道：「你能够發一個誓，說不愛上那個人麼？」

哥利給他的疑心氣瘋了，好像一條蛇，給人踏上一脚，跳起身道：「是的又怎樣？」巴利西聽了這句話，立刻抽身到外面，將門鎖起，逕往公堂去了。

哥利對於這個末次的苛待，受着白熱的憤怒的激刺，不知用甚麼方法，把門撬開，往屋外跑去。

這時候是上午，巴蘭門安第在他一間寂寞的房裏面，披閱經典，沉寂無聲。剎那間，好像一股電光，從晴淨無雲的天射出來，哥利把他讀書的輿會打斷了。

巴蘭門安第很驚奇的問道：「你來這裏？」

伊道：「我主該魯啊，請你把我從家庭生活的侮辱中救出來罷，讓我舍了我的自身去伏侍你。」

巴蘭門安第把伊嚴罵一頓，將哥利送回去。但是從此以後，不知他還能繼續念他的書不能。

巴利西回家，見門開了，問道：「誰到這裏過來？」

伊答道：「沒有人，是我到過該魯家裏去了。」

巴利西面上白一陣，紅一陣的問道：「爲甚麼要去？」

「我要去就是。」

從此以後，巴利西雇了個人，看守房子；他行動得如此荒謬，他這回的疑忌史話，也就一時遍佈全鎮。

這些可羞的無禮待遇的消息，給巴蘭門安第的門徒知道了；那是足以妨礙他宗教的安靜的。他想他一定要立刻離開這個地方；但是同時又丟不下這個身受苛待的婦人。你想他如何度過那些可怕的日子呢？

後來有一天，那被丈夫囚着的哥利，接到一封信，內中寫着我的孩子啊，有「許多神聖的婦人，丟開這個濁世，去委身上帝的，很是不少。要是世間的困苦，將你皈依上帝的思想打斷了，我可靠着上帝的幫助，救護他的（

指上帝)女僕,去盡伊神聖的職務。如果你決定了,請在明天午後兩點鐘,在你的花園裏面,水池旁邊會我。」

哥利把信藏在髻內。第二天早上,在沒有整理伊的頭髮,去洗面以前,伊發覺那封信丟了。伊很是納罕,難道響在床上,給伊的丈夫檢了麼。初時伊感着一種極可怕的喜悅,以為這封信,倒可把他激怒;後來伊條的想到這封信,是會給無禮人的手沾污的,要是如此,倒和消去伊頭上的金光一樣。

伊用極快的脚步,連忙跑去伊丈夫的房裏。那裏伊聽見他躺在地板上呻吟着,雙眼往上翻轉,口中出沫。伊首先從他一雙緊握的手中,將信取下,然後立刻去請醫生。

醫生說這是中風症。醫生沒有來,那病人就死了。在這件事未發生以前,巴利西受了一份重任的委

任,是要出門的。巴蘭門安第偵知這件事,所以才向哥利商量一起逃走。咳,他墮落到這樣深!

哥利往窗內望去見該魯躲在池邊,偷偷摸摸的像個賊,伊把眼垂下,好像見了電光。從這一瞥的電光中,他聽得很明白。這是一種甚麼墮落。

該魯叫道:「哥利。」

伊回答道:「我就來了。」

\* \* \* \* \*

當巴利西的朋友,得着他的死耗,走來幫助舉行末次的儀節的時候。他們發覺哥利的屍身,躺在伊丈夫旁邊。原來伊服毒死了。伊這回「烈女殉夫」的舉動,人人都驚羨伊的婦德,這種婦德,在這些墮落的時日中,實是少有的。



總發行  
海上五洲大藥房



# 人造自來血

強補 壯健 咸男 效驗 神 宜女 心胃 身血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 槌

## 球

## 運

## 動

## 法

商務印書館

發行

定價每册一角

槌球設備簡易，無論學校家庭均容易布置。且此種遊戲閑雅和樂，並無跳躍奔跑之苦，於夏令尤宜。是書將槌球之擊法，規則，及球場布置等詳為說明，以備參考。





## 歸田

烟橋

華和平少將和他的夫人鍾愛麗女士。在中秋那天。從松

江到杭州去度蜜月。預備十八那天。再到海甯去看潮。然後折回西湖。玩他一個無微不至。只是華少將和鍾女士都是基督教徒。所以到了杭州。早給許多同門同學。邀去青年會裏開個宴會。天上人間。都是圓滿。那會場上華燈燦爛。花草紛披。他們倆在歡笑鼓掌中間。相對跳舞了一回。五色的紙屑。好似九天雨花般。洒得他們倆美麗旖旎。如神仙美眷。後來和幾個最親熱的。到休息室裏閒談。忽地走進一個侍者來。說是少將的旅邸送電報來。少將命他進來。却是第四國防軍軍長的密電。他便到藏書室裏。備了一本電碼。細心的翻譯出來。原來是杭州湖心旅館

華和平鑒。戰開。即日來。心刪。

少將雖是很勇武很剛毅。只是在這個環境。接到了這一密電。再也按捺不住。心裏起了無限的波動。職分上不得不遵命而去。但是拋棄了甜蜜蜜的新夫人。不能過甜蜜蜜的光陰。可是連豪邁偉大的潮水。也看不來呢。少將把這事。暗暗和夫人說了。那幾個親熱的朋友。也聽得了一致都有不快的感覺。鍾女士眼圈兒也起了紅圈。聲音也顫動了。少將雖知道安慰也沒有用的。但是只得說旂開得勝。馬到成功的時節。我們仍舊可以來繼續未完的蜜月呢。只要當他中間做了一回極長的夢。就是了。大家知道平地聲雷。把盛會驚碎。也不便再鬧。任着少將夫婦。含

着無限傷感。踏月而去。

明天他們倆收拾行李。還到松江。當夕就和夫人分別。乘滬寧車。轉津浦車。上京張車。車運到張家口第四國防軍司令部。見了軍長。知道敵人已和中國決裂。公使也下旅回國了。他便奉了命令。領了一旅部的兵。到邊地駐紮防堵。那地方雖很險要。却是十分荒涼。市集上沒有幾家大店鋪。只是市稍頭。有一家酒店。每天晚上。座客常滿。那些兵士也不時光顧。雖軍令不許酒酒滋事。但是他們總是要遮遮掩掩的偷喝。一天。華少將穿了商人的衣服。也到那裏喝酒。大家都認不出來。他故意出些錢會鈔。大家更是高興。中間有一個是中國人。而充當敵人的工兵。他並不嫌疑。和這裏的兵士。一氣胡鬧。他很感慨說。如今要打仗了。不知道誰輸誰贏。但是無論輸。無論贏。只是苦了我們。那些將兒官兒。身子縮在後面。贏了受賞。還有很大的榮譽。輸了也可以保全性命。不像我們兵士。只是把血肉和鐵彈拼命。真是九死一生呢。少將也和着太息。有一個

很有勇氣的說。不是這樣講的。我們肩上壓了鎗。腰裏裝了彈。受人家的供養。自然要替人家保衛。彷彿是做了一頭獵犬。性命便是他生活的本錢呢。後來酒喝的太多了。大家說還去罷。要是喝醉了。不是要吃軍棍的麼。這一句話。便把鬧烘烘的筵席打散了。那敵人的工兵。已有些兒醉意了。少將便拉着他的臂兒。歪斜的走着。和其餘的兵士。走反對的方向。漸漸隔離得看不見了。却到了一個大叢林裏面。那月光碎成一絲絲的。四散射在地上。他們找到了一塊大石。坐下了。少將從身邊掏摸出一枝雪茄來。吸着。另外取了一枝送給工兵。那工兵非常感謝。少將故意裝成外家的模樣。東西亂問。把敵人作戰計畫。從事實上得到大概。那糧食的來源。軍火的儲藏。也打聽個詳細。便送他到了邊界。還轉旅部。把在酒店裏碰見的幾個兵士。喚來重重的訓責了一回。把酒禁加緊起來。他也恐怕有同樣的漏洩了。

我趁着還沒有開戰的當兒。要記述一個軍人之妻了。這

個軍人之妻。就住在華少將故家的左面。伊的丈夫龍雲從却巧隸屬在少將的麾下。伊每月總接到丈夫的信。和兩三塊錢的家用。因家裏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最長的還不到十五歲。雖也可以賣報和雜販。賺幾十個錢。但是人口多。竟有些左支右絀。怎禁得一個月沒有接濟。伊天的晚上。立在門口。守候綠衣的郵差。爭奈他過門不入。一個紙角兒都沒有送來。直使伊心也想痛了。覺得真是失望。只得借着哭。發洩伊的苦痛和憂鬱。伊那種悲慘的哭聲。却驚動了伊的芳鄰鍾女士了。到了明天。鍾女士過來。和伊談天。問起伊昨夜的哭。伊把丈夫從軍一月沒有音信的話說了。鍾女士也替伊憂思。並且有同情的沈悶。但是伊還有許多子女的累。真是可憐。便借給伊幾塊錢。並且時常把餘多的食料。送給伊些。伊頓然寬心一點。那天郵差送信來了。伊十分快樂的接着。那郵差說。不是你的。那間壁的少將夫人。可在這裏。那時鍾女士答應了。過來接信。拆開看時。中間夾着一張硬紙兒。條的墮在地上。

伊拾起來。便對着亂吻。癡一般的哭着。鍾女士回過頭來。看那硬紙。原來是一張照片。一壁笑着。一壁把信給伊看。伊纔知道伊的丈夫。建了奇功。拔升了少佐。這一張照片。便是少佐得了戰勝徽章的紀念。華少將特地寄來。也是十分得意的意思。但是那兩三塊錢的常費。却沒有來。伊恨恨的把照片撕破了。說戰勝了有什麼用。徽章換不來飯吃呢。

過了幾天。郵差又來了。這一回却是伊丈夫的來信了。只是筆迹有些兒兩樣。並且是快信。趕緊拆開了。又使伊一顆心震碎了。原來在前天。褒榮宴散歸的時候。新任命的少佐。和華少將一同坐着汽車。還旅部的路上。給敵人的間諜暗殺。幸虧車兒行得快。少將安然無恙。只是少佐左臂上。却受了一彈。如今倒在紅十字醫院裏頭。因着所傷的是動脈管。流血過多。精神很是疲乏。須得調養靜攝。這信是少將代寫的。要招少佐夫人北去。伏侍少佐。因為戰場上的看護。設備很簡單。不能周到體貼。最好是有自

家人在旁邊。可以舒服一點。容易復元些。但是伊得了這封信。更是失了主宰。沒個主意。也沒有功夫哭了。一逕走到鍾女士的家裏來。和伊商量。鍾女士說。那麼你自然要走一走了。伊躊躇說。第一沒有錢做路費。第二這些子女。也不便拖帶。却又拋在那裏。鍾女士很慷慨的替他畫策。說第一個問題。我這裏可以補助你五十塊錢。量來也可以成行了。第二個問題。却有些困難了。除掉兩個長大的。依舊教他們做些小職業。那幼小的。一個送他學校裏去。一個還要哺乳的。待我替你送到我的朋友那邊。他有兩個乳媽。一定可以分給你的孩子吃些呢。他是最慈善沒有的。總可以應許我的要求。照這樣盤算。也沒有什麼困難了。伊聽了。喜得幾乎要拜謝了。到了後天。諸事仗着鍾女士的幫助。都舒齊了。便離開了子女和鍾女士。孑然一身。輾轉北上。伊在車兒中間。把一個心分做兩半。一半掛念家裏的子女。一半掛念臥榻上的丈夫。那車兒漸漸接近目的地。伊的心也漸漸傾向丈夫方面。到後來一心在

丈夫的身上。把子女淡忘了。一口氣問訊。走到戰地紅十字醫院裏。見那少佐。橙黃的面孔。露出在雪白的被兒外面。眼見了伊。彼此都發出一種熱烈的愛來。少佐只是說。你怎樣也來了。少佐夫人只是說。你怎的受了這重傷。他們倆也沒有什麼話了。伊把少佐受傷的部分。撫視了幾回。兩行熱淚。滴在少佐的面上。和少佐的兩點乾淚調和了。少佐一迴首。見床前桌上。還放着一座璀璨奪目的金質戰勝徽章。伊恨極了。拿來向地上擲着。還是軋強不碎。再提起了脚。亂踏。團成了一塊。向袋裏塞去。說換錢買米罷。兜眼又見那床邊倚着一柄指揮刀。伊也拿來。用力的拗折。伊雖是孱弱。不知怎樣。都給伊憤怒的勇氣。竟拗折成了兩段。床柱上掛着一件軍衣。也撕成一片片似蝴蝶模樣。少佐在那裏。不瞬眼看住。並不阻止。微微的苦笑。却巧那時節。華少將從外面走來。見了這個樣兒。大大的嘆來起了。少佐夫人說。將軍不要驚異。我們少佐爲了這幾件撈什子的東西。幾乎把性命送掉。所以我恨之刺骨了。

少將不由自主的點點頭。把身邊一封公文和一束鈔票授給少佐說。這是軍長替你請的殘廢解職命令。另外給了一筆贍養費。請安心的靜養罷。少佐感謝了。夫人也極誠懇的申謝。並且告訴他在家屢次得到少將夫人的援助。勸他也設法早些歸家。享家庭之樂罷。少將又是默默的點首。少佐把五十塊錢還少將。少將那裏肯受。說是留住做一個紀念罷。

過了十幾天。少佐起身了。可以步行了。左臂已成了廢物。

不能舉起一根木棒來。他們倆辭別了少將。一同還松江來。到了故鄉。先登少將夫人的門。感謝伊這十幾天的辛苦。寄在伊朋友家的孩子也領還了。伊朋友說。少佐爲了國家人民犧牲了。我們應該盡一點力。幫助一下。從此少佐便在故鄉。招了幾個工人。種植了十多畝田。一年的出產。很足以衣食無憂了。到了明年。華少將也回來了。重新和鍾女士到西湖上。度那未完的蜜月。只是少將並沒有殘廢。急切還不能歸田呢。

商務印書館  
發行

秦漢  
演義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實穿歷朝文學。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是書上承東周之後。共計十餘萬言。分訂四冊。內容豐富。記載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爲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也。

四冊 定價八角

補 (316)

C. P. C. S.

天下沒有不生就聰明而有學問的人



我們這幾部講義(英語, 算學, 英文)是使聰明人而有學問的利器

他們都是去

求知識的

(甲) 諸位往那裏去?

(乙) (丙) (丁) 我們往

商務印書館去?

(甲) 諸位去幹什麼?

(乙) 我去報名入商

務印書館函授

學社的英文科

(丙) 我去報名

入算學科(丁)

我去報名入國

語科

(甲) 我聽說這函授

學社的成績很

好究竟怎樣請

你講與我聽聽

讓我也好去報

名

(乙) (丙) (丁) 這函

授學社

開辦經已

八年教

員極有經

驗課本

甚為完善

學員一

萬一千數

百人畢

業生二千

一百餘人

學額並

無限制

無論男女

老幼隨時

可以報名

各科印

有簡章面

索函索皆

可

(甲) 那好極了

我近來狠

感受沒有

知識的痛

苦渴想求

些應用的

新知識這

個學社既

然是這樣

的完備讓

我也隨諸

位去討幾

本章程看

那一科最

為與我合

宜便去報

名罷了

###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報名處  
社址



常識  
談話  
小雀子怎麼學飛

Y

雀鳥是熱血動物中的一族。我們大概以為天上飛的纔算是雀鳥，其實我們家裏的雞，鴨，等等，都是屬於鳥

的蛋，每次只下一個，不像魚是一次全下。第三，所下的蛋，是母雀自孵，不藉日光的熱力。母雀孵蛋，也同母雞一樣，



差不多時時刻刻，孵在上面，直到小雀出殼的時候。小雀既出了殼，老雀子就盡力的餵養他們，直到他們各人能自己保護自己的時候。這一件事又是與魚不相同的一點了。這種時期只到小雀子飛去的時候為止。魚的父母責任時期，不過只有幾天。雀子的父母責任時期，却有好幾個月。

類的。不看別的，只看他們的蛋，就可以知道了。

老雀子的父母責任時期完結的當兒，就是小雀子學飛的時候。大概老雀子怎樣教小雀子學飛，

雀子生蛋，也如同魚生籽一樣。不過他們的行動，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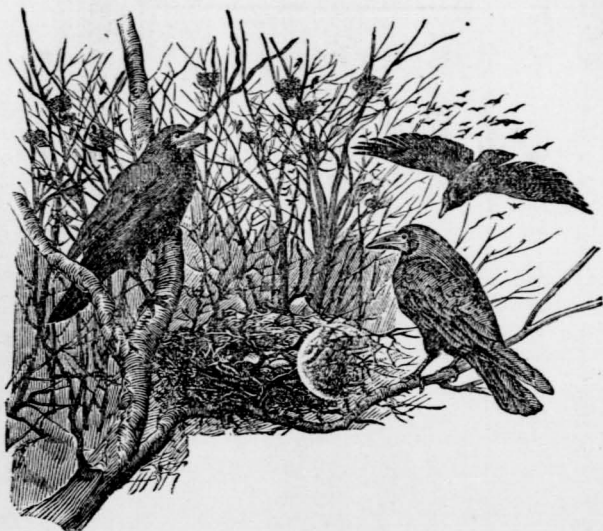
大家都看見過了。不過這裏有個小問題，「就是老雀子

魚却有點不同。第一，他們雌雄是同住在巢中，第二，母雀

怎麼知道小雀子有學飛的程度？」據生物學家說，學飛



的動機，不是在於老雀子，乃是在於小雀子。讀者諸君，相



信這話否？我們若是有機會，也很可以自己研究一番。

# 高而利師父的秘密

Le Secret de Maître Cornille

都德 Daudet 著

高達觀譯

老笛友芬撒馬一常時到我家來吃酒談心，坐到天亮。這天晚上又同我談起二十年前他親眼見過的這村中一件小故事。我聽了之後，不覺感歎那好人的遭遇太壞。現在且容我慢慢述來，並請閱者諸君也就以爲自家坐在香噴噴的酒壺旁邊，聽這位老笛友說故事似的。

朋友，我們鄉裏前幾年並不像現在這不出名，毫無生氣的樣子。往年這地方磨業很發達，橫豎十里左右，許多鄉下人都送麥來磨……那

村裏附近的小山上都被風磨佔滿了。四面八方只見松風吹着風輪兒亂動，大路上來來往往的小驢子背上駝着麥口袋一陣陣的走，整天價聽見鞭撻嘈雜，帆篷嚶喇和吁吁之聲……禮拜無事的時候，我們走到磨房裏去，那裏許多工人，總要請吃兩杯酒，那些女工披着花紗的圍巾，帶着金十字，其豔麗就像皇帝娘娘似的。他們跳舞，我吹着笛子助興，直至夜深方罷。你瞧，那些磨房豈不是我鄉歌舞昇平的一種表現嗎？不

幸，巴黎市民要大哈司公路設機器製麵廠，又好，又新，居民都把麥子送給機器製麵人，可憐那風車磨房就沒有生意了。有時他們攻擊機器製麵，但機器實在是好，可憐他們不得已遂一個一個歇業了……也看不見那些小驢子了……豔麗的女工把金十字也賣掉了……也沒有美酒！也沒有跳舞！西北風吹得雖好，而風輪却停滯不轉。後來官廳又叫把屋子撤掉，讓人在那裏種葡萄橄欖之類。但在這風多浪險的時候，只有

一家磨房維持得很好。這就是高而利師父的磨房，也就是我們此刻拿來作長夜清談的材料。

高師父是個老磨工，六十年來都操製麵的生涯。自機器製麵廠成立，差不多把他急瘋了。只見他奔走呼號，忙了七八天，招集左右鄰舍，說那機器造的麵有毒。他說：『不要到那去；那些強盜用蒸氣機去做麵，不及我乘天地呼吸之氣，借東南西北風之力去做的麵好……』他覺得那是讚美風車磨房一種極漂亮的話頭，但是總沒有人聽他的。老頭兒氣瘋了，整天一人在磨房裏閉門不出，連他十五歲的小孫女維屋特都不要親近他。維屋特是個沒有父母

的苦孩子，只有他的祖父是個親人。

這女孩爲餬口起見，在鄉裏租幾間茅屋，養蠶，種橄欖，忙過不了。他的祖父很喜歡他，常在盛夏嚴寒的時候，步走四五里路，到他孫女做工的茅屋裏來看他。見面之後，他總有好幾個鐘頭眼淚汪汪的聽着他，一言不發……外人都以爲他不該讓他的孫女出去做工受苦。這時高師父常常赤着腳，露着胸膛，襤襤褸褸的好像一個波愛人樣在街上跑……禮拜那天，我們看見他到禮拜堂去做禮拜，大家都有些看不起他，高而利也很明白，並不去坐椅子。他總在教堂後面，和那些窮鬼們在一塊。他的生活現在已覺得不很好了。村裏好

久就沒有人送麥給他了，然而他磨房的風輪仍然照常轉動……有天晚上，人又遇見這老磨工趕着驢子，驢子背上駝着許多飽滿的麵口袋。鄉裏人見了喊道：『高師父，晚上好呀！磨房生意還好吧？』老兒歡歡喜喜的答道：『好孩子，很好，天呀，生意不會虧我們的。』要是人問他生意從那來的呢，他就把指頭一伸，正顏令色的答道：『不要胡說！我的貨都爲外鄉做的。』但從來也沒有人扯開他的麪口袋看過。至於他磨房裏面情形，更不得而知了。就是維屋特也沒有進裏面去過。人要從那裏過時，但見磨房的門緊緊閉着，風輪飛舞，老驢在地上喫草，還有個瘦長

瘦長的貓兒在窗塔前曬太陽，惡得很地對人望着。這種情形使人莫名其妙，因發生了許多疑問。這個這樣說，那個那樣說，大家都謔言那磨房裏金銀比麵粉還要多。過了多少時候，這秘密纔揭開了；你且聽我慢慢說來：

一天天氣很好，有個男孩兒同小維屋特兩人在跳舞場中，彼此都露些愛慕的意思。我平常最愛敬高而利的好名氣，甚至於維屋特的雀子在我屋裏跳，都可以使我瞧着歡喜；今天這事我自然是樂樂意的了。我很願意那一對小兒女常常接近，立刻就想玉成其事，站起來走到磨房去預備拿兩句話挑動那老頭兒

……哈！這老奸滑！死不肯把磨房門開開。我只好從門縫裏把我的來意說明；我說話的時候只有貓兒在頭上呼呼的叫。老頭不等我說完，就要趕我回去吹笛子；並道，要是我急於替那孩子說親，很可以去找那些機器製麵廠的女孩兒好了……我聽了這話，氣得火星亂碰；只好忍氣吞聲回來把這樁不如意事報告了那一對小兒女……這孩子們只不肯信，要求我帶他倆一陣到磨房去同他祖父說……我恐怕又遭拒絕，於是他倆就一陣風跑到那裏去了。他跑到上頭去的時候，剛好高師父出門去了，門上了兩道鎖；但是他留下了一張梯子在外面，那孩子們當時

商議商議，從窗戶跳進去看看這著名的磨房到底有些什麼……那曉得磨房全然是空的，沒有一點東西……甚至連一袋或一粒麥子都沒有，就是牆上蜘蛛網上也找不出一點麵粉兒……磨子上一點麥麩的香味也臭不出……磨子下面的版都被灰塵堆滿了，只有一個瘦長的貓兒在上頭睡覺；下面一部分也是蕭條的氣象——一張破牀，幾件破衣服，一片麵包，都放在樓梯子上面，那屋子的拐角頭又有三四條破口袋，從那破的洞口漏出許多石灰粉和白土之類。可憐那就是高師父的祕密呵！原來他常常晚上滿載着石灰粉在路上跑，使人相信他仍然在

製麵，以圖挽回他磨房的榮譽……可憐的磨房！可憐的高而利！自機器製麵廠成立之後，他的風輪兒雖然照常轉動，而磨引已轉不下麪粉來了。兩個孩子眼淚汪汪的跑回來，把他們所見的情形告訴了我。我聽了之後，心如刀割……站起來，跑到左右鄰家去，三言兩句把以上事告訴了他們，當時我們都承認立刻把各家所有的好麥，一齊送到高師父的磨房去……一面說，一面就動起手來。一村都忙起來了，我們趕着成陣大行的驢子到磨房去，驢背上駝了許多麥……這個的的確確的是麥了。但見磨房門大開着……門前高師父坐在石灰口袋上抱頭大哭。因

他回來的時候，知道有人乘他出門，鑽進磨房，窺破了祕密。他歎道：「苦死我了！現在我只有死……磨房的榮譽掃地了。」他哭得天昏地暗，一聲聲喊着，他磨房的字號，就像同人說話似的。這時驢子已到門前，於是門前堆滿了麥口袋，那紅煨煨的麥粒散滿地面，拐角等處。高師父圓睜二眼，拿幾粒麥放在老拙拙的手心上，連哭帶笑的說道：「——這是麥呀……天呀……好麥呀……讓我仔細看看罷。」然後扭過頭對我們說道：「嗚！我準知你們一定要回到我這裏來的……那些機器製麵的人，簡直是強盜喲。從此以後，該算是我們戰勝了——孩子們，不要忙，我

還要給磨子一點東西喫……請你們想想看！多少時他就一點東西沒有粘牙了！我們都眼淚汪汪的看那可憐的老頭兒把麥口袋打開，忙到左邊，又忙到右邊看着那磨引，但見那美麗的麵粉飛舞而下。我們從這天起，都慨然擔任不能讓那老磨工沒有工做。後來高師父死了，那磨房的風輪兒也停滯不動了……高師父既死，再沒有人蹈他覆轍了。先生，你們聽這段故事之後，作何感想……世上萬事萬物都有個末日，我們要知道風車磨房的時期已過去了，就同萊因河上的大木船，和議院，短衫，在當日又何嘗不極一時之盛呢！

# 野人記

(泰山歷險記)

長篇小說

可驚可駭又奇又怪

胡雲生碩士譯

全部約十餘萬言按期刊登

合偵探言情冒險俠義冶為一爐



人是猴子變的麼？猴子通人性麼？

(猩猩是非洲類最大的一種)

有一部小說寫了人性人有情愛有弱點有一

的諸事不信且請看這小部再說





人 如 食 飲



樂 娛 戲 遊



野人記

(原名 Tarzan of the Apes by E. R. Burroughs) 胡憲生

這部小說的事實。美國已經製成長部影片。在上海開映時。萬人空巷。可見裏面的情節。真離奇到了二十四分了。現在經留美的文學碩士胡憲生先生。譯成漢文。筆力老到的係名譯。我們又搜集了各種野人猩猩及各種奇禽怪獸的插圖。刊在其中。讀者諸君。一面讀小說。一面看插圖。真如身歷其境。一面還可以得着一些小常識。真是小說界中。別開生面的創刊了。……未曾看過這部影片的人。不可不讀這部小說。已看過這部影片的人。更不可不讀這部小說。以後按期刊登。讀者諸君。幸祈注意。(記者)

第一章 離鄉

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在下這部書是真是假，連我做書的自己也不敢說。說他是真，這書中無數奇奇怪怪的事，列位讀着固然很有趣，讀完了恐未免要說我做書的信口開

河。說他是假，這書中的悲歡離合兒女英雄那一樣不是人生常見常聞的事。便是那茹毛飲血的蠻人，吼嘯騰騰

橫豎閒著沒事，茶餘酒後拿這書消遣消遣，供作閒譚的資料便了。

的獅虎，以及那猿猴兇象鱷魚蟒蛇，那一種不是深山大澤中日常經見的东西，那一些兒是我做書人向壁虛造的。說起這部書的來歷，卻也奇怪。那位把這書中事蹟述給我聽的人本來很不必費這個心。他卻不辭勞苦，巴巴的渡過大西洋，到在那裏，費了不知幾天的功夫，把這事詳詳細細的講給我聽。又恐我不信他的話，還把一部陳霉了多年的日記和英國政府僑民部存案的記載，翻出來證明他的話一些兒不虛。在下初聽幾天裏，卻是很有些不信，後來見他把那斑斑可考的政府存案翻了出來，便要不信也只好信了。那位先生講完後，諄諄的托我編一部小說，替他把書中的主人公表揚一番。在下一則也是夜雨秋窗閒來沒事，再則心想這種奇特事也應公之同好，便把他嘴裏講的和那日記中記的，略略的修飾鋪張，編成了這部小說。列位看了這書，信也好，不信也好，

話說英倫三島，有一個灰石爵士，名約翰格萊頓的，某年奉政府委派，到非洲西岸英屬殖民地調查土人狀況。那時歐洲有一個小國，利用那地土人蠢蠢無知，到那裏去甘言蜜語，招練士兵，招得來不作別用，卻驅使他們到各地土人中間去強搶橡皮象牙兩種土產。據土人說，那些應募的人給他說得天花亂墜的哄騙去後，十九不得回鄉。那地僑居的英人說得還要利害。照他們的話，那些土人被騙入伍後，簡直是當奴隸，當兵期滿後，那當軍官的白人欺他們不懂，騙他還要幾年方能滿期。其餘種種不平等的待遇，也不一而足。英政府聽了這個消息，便派格萊頓到非洲來調查真相，預備到萬不得已時便以兵戎相見。政府派他這件事原是一番好意，不知道卻害了他了。

格萊頓體魄堅強，聰明沉鷲，身材比常人略高，眼珠灰色，

容貌剛毅，神情態度，一望而知爲受過軍事訓練的人。他原是在陸軍部服務的，後來遷擢到僑民部。那時正是年富力強，英后便把這重要機密專委了他。格萊頓奉委後，

心中卻是一則以喜，一則

以懼。喜的是胸中懷着的

才具抱負，藉此可以一展，

懼的是自己燕爾新婚，這

番免不得要忍着心把結

婚纔三個月的新夫人生

生地帶到那蠻雨瘴煙的

非洲去，實在有些兒捨不

得。照他的本意，原是要辭

的，但那新夫人非但不許

他辭，還要丈夫帶着他同

到非洲去，格萊頓婦命不敢違，只得答應了。當時家中兄

弟姊妹諸姑伯叔親戚故舊聽了這個消息，自然是各有

各的意思，也有欣喜的，也有勸阻的，也有揮淚惜別的。那都不必管他。日光如駛，啓程日轉眼已到。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月某日，勃曠甫上天朗氣清時，灰石爵士便同着他新夫人阿立斯從度佛

海峽乘輪向非洲出發。一

月後夫婦太太平平的到

了佛里城，從那裏又包雇

了一條帆船名佛爾度的

送他們到政府指定的地

方去。

佛爾度開船兩月，不見蹤

影。政府中人急起來，便派

了五六隻軍艦沿着非洲

海岸各處的尋，尋了不多

幾天，便在聖海里那島淺灘上發見了那條帆船，卻已給

浪打風吹，破得不成模樣。當時軍艦上人見這情形，都猜



是帆船既破船上的人自然都已同歸於盡，再尋也沒用了，便都開船回國。事過境遷，忽忽就是幾年，家鄉中癡心妄想料他們未死的固不乏人，但大半的人卻都已漸漸擱之腦後，當作歷史看了。

且說那佛爾度原來是一條三桅船，載重約一百噸，船中雇用的水手，十九是航海道中人人不敢請教的一羣惡魔，強盜也有賊也有，品類不一，國籍更是不同。船上辦事的人，也都是獷惡慍悍身長力巨的大漢，他們恨那一班水手，水手也恨他們。那船主人是精明強幹的，待人卻非常的橫暴，對水手不是棍棒便是手槍。卻是這一班光怪陸離的水手也非此法不足以制服他們。

格萊頓夫婦在船上起首幾天，倒也平平安安的沒甚大事，過了幾天卻一件件的來了。有一天清早的時候，兩個水手挽着水在甲板上洗船，船主閒着沒事，立在船面上和格萊頓夫婦閒談。那兩個水手背向着他們三個人，一步步洗將來，不到一刻功夫，一個已彎着腰立在船身

後。再過一會，那水手若太太平平的在船主身傍走了過去，便什麼事也沒有了，在下也可以不必浪費筆墨做這部書了。偏是無巧不成書，那船主這當兒忽然轉過身子來。在那水手身上絆了一下，拍撻一聲，跌在甲板上，身上濺了無數泥水，甲板上立着的水手見了都哈哈大笑起來。不笑猶可，一笑卻把船主激怒了，一骨落跳起來，滿面怒容，對正那絆他的水手兜胸一拳，打得他一交跌下去，再也爬不起來。那被打的水手，身材渺小，年事已高，給船主打了，敢怒而不敢言，他那夥伴卻是個膀闊腰粗的大漢，當時見夥伴被傷，那裏忍得住，跳上去只一拳，把船主打翻在地。船主又羞又氣又怒，也不等到爬起來，拔出手槍對正那人便放。不道船主雖快，格萊頓更快，把手往下一掀，那槍子原是打心口的，卻打到那水手腿上去。事後，格萊頓和船主未免言語間小有衝突，格萊頓憤不可遏，責那船主道，你如此橫暴，我眼裏可是看不過去，我夫婦在船一天就得管一天。以後不得再是這樣。船主聽了

這頓教訓，滿心的想回敬幾句，然一者見格萊頓威風凜凜，有些不敢，一者曉得政府中海軍的耳目手臂極長，一聽了風聲要來問罪的，便一聲不響，扳起了臉大踏步向船後就走。隨後那兩個水手也扶着立了起來。向格萊頓道謝。道謝後，也不等格萊頓回答，一步一拐的向艙裏去了。

從那天起，格萊頓夫婦和那船主有好幾天不大會面，會面時船主也是臉上罩着一層霜，三言兩語說完了就走，從不多話的。格

萊頓夫婦一日三餐雖還是照常在船主大艙裏用，然每逢餐時船主總是推着事忙不來，請他們先用。至於還有些船上的職員，也是同水手半斤八兩一樣的粗人，和上流人本是沒多話講的，這時間船主尚是這樣，自然格外

的樂得同格萊頓疏遠了。所以這幾天中間，格萊頓夫婦總是兩個人在甲板上散散步，他們不理人人也不理他們。這雖是他們求之不得的美事，而船上一天一天的戲情，也就因此格外的隔膜。他們觀風酌色，雖明知船上不



久便有大事發生，然知道講了也不過徒亂人意，添些煩惱，便各人藏在心裏，一些兒也不出之於口。過了幾天，格萊頓又在船面上見四五個水手扛着一個人下艙去，大副手裏捏着一根鐵棒，凶神般立

在一傍冷笑。格萊頓知道又是和那天一般的事，也不去多問。只是見了這種情形，知道將來這般沒有好結局，說不定還要帶累他夫婦二人，不由得心中暗暗的着急。次日一早，天際一道孤煙直冲霄漢，一條兵艦遠遠的破



浪而來。過了一會，那兵艦愈駛愈近，格萊頓那時便想要求船主把他們送到兵船上去。一想，又覺得說不出緣故來，好好的爲什麼忽要換船退回去，說了不是要招船主嘲他膽怯麼，便決意不開口了。一瞥間，那兵艦已是過去，再一會已不見蹤影。這當兒格萊頓忽於無意中發見了一件事，方悔剛纔稍一遲疑，當斷不斷，現在懊悔已是不可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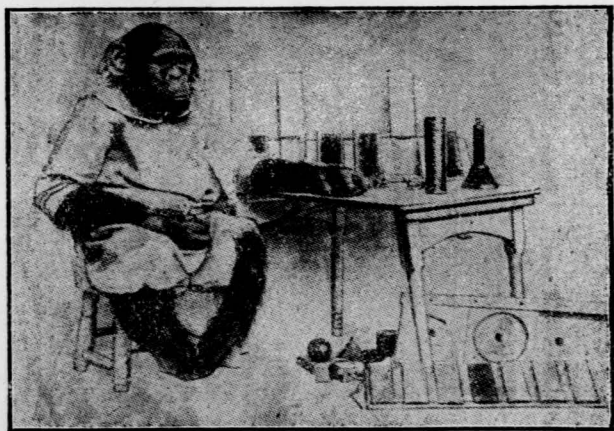
那時格萊頓夫婦正倚着欄杆望那兵船的桅影，前幾天遭打的老水手，手裏拿着抹布各處擦洗，一步步向格萊頓夫婦立處行來。走到身傍時，忽立住了，低低說道，先生，你瞧罷，大事來了。格萊頓詰問道，你說什麼，我不懂。水手道，先生你沒見這幾天來的事嗎？你沒見那惡魔船主和他手下的一羣狗把船上的水手不當人的打嗎？昨天打破了三個頭，今天又是兩個。別人也罷了，馬格耳的槍傷已經平復，你道他肯就此罷手嗎？格萊頓問道，這樣說來，船上的水手要生變嗎？水手道，變，變什麼，殺就是了。先

生，你張眼瞧瞧。格萊頓急問道，幾時動手呢？水手答道，快了。先生，我原不該多話同你說的，但你先生做人不差，所以我今天關照你一聲。第一件事不要多話，聽見槍聲趕緊到艙裏去，不要出來。切記不要多嘴，多嘴時說不定有人敬你一槍。說罷，一步步擦洗到船頭上去了。

格萊頓夫婦聽了老水手講的話，你看我我看你，半晌開口不得。好一會，格萊頓方道，阿立斯，這怎麼好。阿立斯道，約翰，我看第一件事你該去關照船主，或者這事還有挽回的地方。格萊頓道，話是不錯，但從我們自己一邊着想，我想還是不多話爲妙。無論水手預備怎樣，我不去告訴船主，他們總該感激我那天救命之恩。若去告發了，我們不是自取其禍嗎？阿立斯道，這事不能那麼講。告發是你分內的事。你曉得了不去告發，同與聞他們的陰謀何異。格萊頓道，阿立斯，你不曉得，我不去告發全是爲你，保護你就是我的天職。況這事是船主自己招得來的，他橫暴所招，我說了恐也無濟於事。我爲什麼要爲了船主一身

的安危，反令我妻子冒萬種的險。你不曉得這一班水手，不去得罪他們還好，得罪了什麼惡毒的事都幹得出來。阿立斯道，約翰，責任所在，義不容辭，我若爲了自己一身的安寧，害我丈夫不能盡職，還算什麼人。我明知日後的危險無窮，但有了你一同去搗，我也並不怕懼。做妻子的曉得丈夫能盡職，膽也大些，丈夫有職不能盡，做妻子的生亦何歡。格萊頓笑道，夫人之言有理，你既一定要我去告發，我去就是，只恐是自尋煩惱罷了。

但天下事也未可預料，看着情形不好，實際竟沒甚事，也未可知。說不定竟是那老頭兒隨口胡說發洩發洩胸中怨氣，也不曉得的。百年前，水手譁變事常有，如今是一千



八百八十八年的文明世界，這一類事未必一定會有。那邊船主走過去了。要去關照他，還是現在就去，早說早完，我也沒胃口同這種暴徒多費什麼嘴舌。說罷，便向船長室走去，在門上輕輕扣了兩下。船主沒好氣的答道，請進來。格萊頓推門進去，隨手把門帶上。船主問道，什麼事有勞光降。格萊頓道，沒事也不敢來勞動，我無意中聽得了一段談話，今天特來報告。那事未必真有，卻也不可信其必無，你還是早作準備爲是。船主，你曉得你的水手要生變嗎。船主聽了，直跳起來，戟指罵道，格萊頓我今天跟你說明白了，你若再來瞎管閒事，干預我船上的紀律，有什麼事來，你一身承當，不干我事。你道做

了貴族便能吃人麼。我是這船的船主，大事小事有我不勞你費心多管。那時船主又氣又怒，鐵青着臉，拳頭打得桌子震天價響，恨不得一口咬下格萊頓的頭來。格萊頓

見他這種怪樣

樣，不由得又好

氣又好笑，指定

了他慢慢地說

道，船主，我有一

句話你不要生

氣，你這人實是

天下少有的蠢

材，你自己知道

嗎。說罷，冷笑一

聲，轉身走了。

格萊頓回到船面上，同他妻子說道，早該不關照他，倒省些力，這東西瘋狗似的，非但不感激我，反要同我鬧起來。

真氣煞人。事到如今，這種船主死也好活也好，與我們無干，我們還是自己想避難的法子爲是。現在第一件事須得到艙裏去看看，把手槍裝好了防備着。可惜我兩管後



膛槍還有些子彈都在大艙裏，無從去取出來，不然有了他防身，到底好些不道兩人回到艙裏一看，已是七零八落，亂遭遭的不成樣子，衣服什物丟了滿

地，箱子也都打開了。格萊頓道，看來他們要我們的東西，比我們自己還要急些。阿立斯你挈我檢查檢查，看少了什麼東西沒有。當下兩人細細一尋，見別的東西一件沒

動，單單少了兩枚手槍和少許子彈，格萊頓不由得急道，他們不取別的，單取這兩件東西，看來有些不妙。阿立斯也急起來，說道，約翰，這怎麼好。船主那裏我又不願你再受他輕侮，去了只恐也是沒用。事到如今，我看只能嚴守中立，若船上幾個辦事人已聽得風聲，能設法弭患，那時最好，不然，我們一線生機全仗中立兩個字了。格萊頓正要回答，忽見房門下露着一些紙角，從外面慢慢的塞進來。覺得有些奇怪，便要去把門拉開，看看外面是什麼人。阿立斯急忙拉住他衣袖，低低說道，約翰不要去，這人明明不要我們看見他，你去開門做甚。不記得我們是守中立的麼。格萊頓便立住不動，等那張紙通通塞進來後，就地拾起一看，見上面歪歪斜斜寫了幾行字，命他們不許把失去手槍的事報告船主，那天老水手講的話更不許提起隻字，有一句違背的要小心着頭顱。格萊頓看完了，長嘆一聲說道，看來不遵他們的命是不成的了，到這地步還有何法，我們兩條性命還不知在那裏呢。（未完）

## 特別啓事

本書以後，除各種奇禽怪獸附有說明的插圖外，另有表示書中事實的各種插圖。祈讀者諸君注意。



Flying Lem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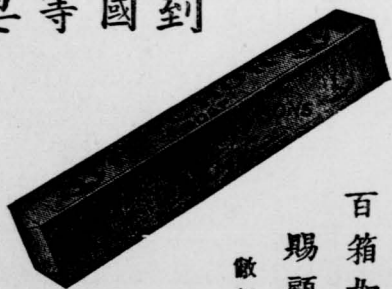
Lemur 本為熱帶中猿與猴中間之一種動物。  
Flying Lemur，則為一種有飛語之猿猴；能飛，不過飛不甚高。

「摩爾強」商標  
美國蕃茄醬沙定魚



本牌之沙  
定魚選擇  
極精且係  
用最合衛  
生之方法  
製成故能  
名馳遠近  
喜食者幸  
嘗試焉  
上海公利  
洋行經售

新到  
奧國  
上等  
肥皂



鐵錨牌洗衣條皂向歸  
敝行經理其質地之優  
美久已遐邇馳名  
今又有新到數  
百箱如蒙  
賜顧祈向  
敝行接洽

可也  
公利  
洋行  
謹啓

# 舊宅

陳又琴

我本來不願來的，如今竟來了。或者這是我的下等意識運動罷！不然，也許此中自有主宰來捉弄我。其實我並沒有受我本身以外什麼人的支配。

我第一步跨進這舊宅的大門，我心裏一動，暗想伊或者能曉得我此時重到此宅，或者竟領會我難受的痛苦。啊！妄想罷！我和伊，差不多也快近似隔世人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伊在這一剎那間，做些什麼行動，看書嗎？談話嗎？默想嗎？或至照常做家庭瑣屑的日常工作嗎？我身傍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的消息給伊聽，也等於伊的身傍沒有人可以告訴我的消息給伊聽，是一個樣的情形。伊決不會曉得我的現在，並且不曉得我經過的已往，和可知的未來；因為伊和我已沒有關係了。伊現在不是伊自

己的人，已做了人的人了。不過伊爲什麼要做人的，不做伊自己的人的原故？我可再也研究不出，只好聽伊和我沒有關係，以解決此問題了。

西邊廂房裏，放着一張籐椅。我從外面氣吁吁的來了，剛坐下想休息一會子。忽眼簾裏觸見了十步以外的舊式屏風，不由得我立起來了。這屏風不是伊常靠的嗎？伊有時是將右肩緊緊貼着這屏風站着，有時一手撐着屏風臨空的站着。我萬不肯拿一些不相干的猥褻話頭，那些舊詞客慣用的，去形容伊往日的情態，我只顧癡癡的向着這屏風望了。這一屋子裏器具很多，爲什麼我這般迷戀着這屏風屏風呵！我並不是獨厚於你，只是我前兩年從迴廊外經過的時候，總是看見你和伊相倚而立，



腦筋裏的印象深了，老使我要發生回憶。

天井裏左右有石砌的花台兩座，開滿了鳳仙花，這花是很平常而全不足珍貴的。同宅的小女孩子們，很愛這花，因為這花是重瓣子的特種，一層一層的差不多很像小月季花，有全紅色；也有淡白色；還有幾顆外瓣紅的，包着淺綠色的心，彷彿是豔裝的素心人呢！聽說伊舊日盆供的花，都被伊的母親搬去了，剩下這些伊手植的佳品，因為不能移而且不必移的原故，只得讓他在這花台上爛燻着。倘若這是伊心愛的，並且曉得我再來，一定很樂意給我做精神的慰安品罷！

今天個個喊「熱」，我可是全不覺得了。難道是這高大的古式舊宅，給我的涼爽承受嗎？不是呀！我家裏人也同樣的扇不停揮呢！果然我已失却了感覺的作用嗎？或者我肉體為精神戰勝，外來的刺激，受如未受呢？

三顆平排站在大門外的垂柳，樹頭竟超過了這麼高的牆垣，坐在廳上，可以望見一些碧粼粼的葉子，被

風擺着，在牆頭上前仰後合的，彷彿吃醉了酒的人走路似的。這還是伊未住到此宅以前，我還沒有從伊父讀書以前，我家裏的用人栽的，如今那用人死了，僅留下這一點紀念哩！

當我在這裏讀書的時候，常和伊在有月的夏夜裏，坐在第二顆比較大的柳樹隱影下，作無題目的散漫談。我那時學舊詩，學得很得趣，伊的父親因為我年紀很小，也能扯句新鮮活跳的小詩，常常拿給伊看，教伊也試試。可是作怪，我自己很得意的幾首，都被伊暗地記熟了。無人的時候，一句一句很清晰的背給我聽，問我：「你不是這樣做的？」我歡喜得什麼似的，覺得舉白蕊賽德所尋求的引人說話的靈鳥，能唱各種妙歌的樹，一點滴便溢滿花瓶的金色水，三件希世寶，合攏起來，也趕不上伊一個人的可愛，有趣，和珍貴。但伊每遇伊的母親或同學們來了，伊就停止不念，眼見得伊並不是想表示伊的體力之強神經之敏了。

伊和我一樣的愛讀新奇有趣的書，伊所曾看過的，多半是向我借讀，因為伊的父親是個老學究，家裏只有

一些詩古文辭罷了。伊白日裏，要幫助伊的母親做家務瑣屑事，到晚上才閉起房門來讀書。如今我跨進伊的寢處之所，要懸猜其夜讀的情景，雖未曾目見，也自能彷彿其一二。這窗前舊日置書案的地方，是放燈的罷？這裏靠壁曾有一架衣廚，左面擺着半舊的紅漆椅，是伊捧書斜倚的地方罷！八九點鐘，伊的精神，想還是很健旺的。他人臥靜了的時候，眼圈兒想是要漸次矇矓了。讀到有趣的地方，伊不要嫣然微笑；悲哀的地方，伊不要慘然變色嗎？這壁上曾懸有許多風景片和古畫，不是伊倦讀閒凝，以舒神遣興，並涉遐想的嗎？

果然入夜了，我的祖母，叫我要到後進倒廳新陳設的床鋪上去睡。我的脚，彷彿被人家繫住了似的，那地方並不是監獄，為什麼我這般趨趨難進？唉！我明曉得這一夜是萬難一遊睡鄉了，我心裏一面想到別的地方去權

宿一宵，一面又有些不忍得捨此他適，終於前念降服了後念，上床睡了。

「別達」別達」破沉默的鐘擺聲，一下不等一下的擺着，我在剛過了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幾乎急得要起來，將這撈什子摔去才好。

當屋角還沒有射下日光的時候，就有無數小鳥，在我牀頭深而高窄而小的天井裏打架，喚得我頭腦子，似裂開了一般的痛，又恨不得趨逐他們，即刻離開這裏。

同時我又發生了一個疑問：

鐘聲呵！鳥聲呵！你們會噪過伊麼？伊聽見了你們的聲音，是把你當作極妙的樂歌呢？還是照我這般心煩慮亂，和你們的情感十分惡劣呢？

矇矓着雙眼，洋洋地躺着，索性再理一理值得記憶的舊案罷！

「在甬道裏，曾告訴過我，並叮囑過我，說伊膽小，不能怪聲嚇伊。」

「在病後，冒着風，經過屏風背後的時候，走得飛快，因為瘦脫了形的面孔，生怕給我看見了。」

「在每次聽見我說話聲音跟着脚步聲音，一齊到了後堂的當兒，一定不爽約似的，要從房間裏蹣出來。」

「在小園裏，捧一膽瓶，尋滿滿着花的春梅，戲以寶琴呼之，微露喜色。」

「在我借給伊讀的書葉裏，所夾我自己作的斷章零句，書送回來，原稿不見了。」

「在困人的天氣，午睡起來，偶吟「雲髻半偏新睡覺」的詩，竟惹起伊的盛怒。」

夢醒了！舊夢的機會一失，無從尋覓了！其實何嘗是

夢，要果然是夢，到覺得只有幸福，沒有痛苦哩。不得已，權且當夢看罷！

一夜的難關度過，家裏人見我起來，面部發紅，眼微凹下，很驚訝的望着我。我託言此間不慣居，決意搬到友人家裏去住了。

我未來舊宅以前，我心中的舊宅，確乎是可愛的，急切的想看見他。我既來舊宅以後，我目中的舊宅，確乎是可憎的，急切的想離開他。舊宅呵！你顛倒我太甚了！你辜負我太甚了！我掉頭他去，我不忍再回顧你一下，我也不敢再回顧你一下了。（完）

### ▲熱的理由

物理教師問道 熱是怎樣起的 一個生徒道 先傷了風 第二天就要發熱了

商務印書館

影印

# 續藏經

預約展期

陽曆四月底截止

此書爲日本藏經書院刊行該院不戒於火存書悉成灰燼現在以一二三  
**千金購求一部** 尙不易得研究佛學諸君引爲恨事委託敝館影印以廣流傳茲將簡章列下

- 一 全書約七萬六千百分訂七百五十一冊
- 一 精工影印中有用三色套印書根上加印冊數
- 一 預約期限以十二年陽曆四月底截止遠省國外一律辦理
- 一 預約價【一次交】連史紙六百二十元毛邊紙五百四十元【四次分交】每次連史紙一百八十元毛邊紙一百六十元
- 一 出書分五次自十二年十二月起至十四年十二月止每半年出書一次
- 一 郵費包紮費國內【一次交】三十六元【四次分交每次】九元（新疆蒙藏另訂）
- 一 索閱樣本請附郵票五分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新學制初級中學教科書

▲另編新學制初級中學課程說明書附用書樣張函索即寄

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

六(第一册)  
三(第一册)

【編輯者】吳研因 范祥善  
【校訂者】王岫廬 朱經農

周予同

新學制初級中學自然科學教科書

四(第一册)  
四(第一册)

【編輯者】杜亞泉 鄭貞文 高銜

新學制初級中學混合算學教科書

六(第一册)  
六(第一册)

【編輯者】段育華

新學制初級中學歷史教科書

二(第一册)  
四(第一册)

【編輯者】傅運森  
【校訂者】王岫廬 朱經農

新學制初級中學地理教科書

二(第一册)  
四(第一册)

【編輯者】王鍾麒  
【校訂者】王岫廬 朱經農

新學制初級中學公民教科書

二(印刷中)

新學制初級中學英語讀本合編

四(第一册)  
六(第一册)

【編輯者】胡憲生  
【校訂者】鄭富灼 王岫廬

各書款式概用橫行，加新標點，插圖極多，紙張印刷，均極精美。

新學制初級中學的最大特色，在教科上採用混合制。本館依據這種規定，聘請各科專家，編成新學制初級中學全部教科書於混合之中，仍稍寓分析之意，俾便教學。例如自然一科，一册以生物為主，其他各科為輔；二册以物理為主，其他各科為輔；三册以化學為主，其他各科為輔；四册以化學物理為主，其他各科為輔。因此各校教員，仍可照前分科擔任。除國語科語文並用外，一律用簡明語體，減少學生了解文字之困難。



## 最後的一瞥

張碧梧

(一)

這時候已夜半了。姚辛齋還正在賭場中。和許多賭客搖擺。他是從午後入局的。直到現在。未曾歇手。不幸賭運大壞。身邊帶來的錢。差不多已完全輸掉。輸得火起。臉色變成通紅。一雙眼睛。瞪得有銅錢般大小。眼白也變成紅色。似乎將要射出火來。又不住手的搔頭。分成博士式的頭髮。就搔得混亂萬狀。散披在額上。額上本出了不少的汗珠。就將這頭髮牢牢的黏着。看他這副模樣兒。真好似活鬼一般呢。這時他用力鎮定着紛亂的心神。將一紙各人自畫的攤路。仔細看了一回。就把身邊僅有的五元現款。押了下去。閃爍不定的眼光。直射在那一只攤盆上面。自信這一着定可獲勝了。不料攤盆的蓋子揭開。細細一看。偏偏又落了空。不由得怪叫了一聲。隨即又從衣袋裏掏

出一副金耳環。拚命的再押下去。正在這個當兒。從外面跑進一人。形色很慌張。發出短促的聲音。問道。姚辛齋可在這理麼。及至他在這一羣賭客當中。尋着了辛齋。就又高聲說道。我早料定你是在這裏。果然不差。請你趕快回家去罷。你家裏已出了天大的禍事了。辛齋的全副精神。正貫注在這只攤盆上面。心想這一着倘然得勝。還可再賭下去。輸去的錢。或者還能恢復轉來。萬一再輸了。兩手空空。怎能再賭。今天夜理。就無有轉敗為勝的希望了。他祇管這般想。所以那人的說話。毫末聽見。那人再擠到他的身旁。在他肩上一拍道。你賭昏了麼。我向你這般說。你怎麼還坐着不動呀。你可曉得你已大禍臨頭了麼。他這纔覺得。微微掉轉頭。向那人瞪了一眼。恨恨的道。你跑來做甚麼。我有甚麼大禍。值得這樣大驚小怪。那人冷



笑了一聲道。虧你還來問我。難道你未曾曉得不成。你母親病勢大變。看上去。死期已在目前。所幸知覺還未糊塗。

必問伊會死不會死。伊既叫我來喊你。你就回家去一趟。也不要緊呀。他已有些不耐煩道。此刻我不能走開。停一

再三的拜託我。叫尋我你回去。我料定你是在這裏賭錢。果然一尋便着。請你立刻歇歇手。隨我一同回去。你母親大約有話分付你呢。他聽了這番話。眼光又回轉到攤盆上。聲音低而且慢的說道。我道是甚麼大事。原來是這回事呀。伊是老毛病了。暫時不會死的。我還須停一會纔能回家。你先走一步罷。那人道。不是這般說。看伊的神情。和前两天大大的不同。委實是快要死了。他鼻孔裏哼了一聲道。伊果然要死。也祇好聽伊去死。難道我回到家裏。伊就不死了不成。那人發急道。不



我。你若再不走。就莫怪我動手推你出去了。說着。就伸出兩隻手。真個要推。那人本是熱心爲好。特來尋他。如今見你賭盡了興。回轉家去。祇怕你母親已經絕命了。他不耐煩再聽他說。就用手在桌上拍了一下道。快些走開去罷。我已輸了不少的錢。這是最後一着。你若再嚕嚕不清。我再輸了。須叫你再數價還我的。那人也有些動氣道。你莫怪我。是你母親請我來尋你的呀。他高聲喊道。慢說你是伊派來的。便是伊親自趕來。我賭局未完。也休想喊得動

他這個模樣。心裏着實氣不過。但因他十分蠻橫。也犯不着和他計較。就不等他推。返身向外就走。自言自語道。他老人家也是多事。定要叫他回去做甚麼。和他又有甚麼話說。要死便死好了。像這種不肖的兒子。真值不得牽掛在心上呢。

(二)

一位五六十歲的老婆子。躺在一張舊式木床上。臉皮本已枯槁。皮色又慘白得和紙一般。連嘴唇也無有了血色。獨有那兩額之上。却泛出一些紅色。呼吸十分短促。兩個鼻孔。很迅速的一翕一張。這分明是個病勢很危險的病人了。伊本是用上眼睛。似睡非睡的昏迷着。一會忽然睜開。用足散淡的眼光。注視着床對面壁上掛的一張放大照片。這照片上。是一個男人。面貌很瘦削。有兩撇小鬚鬚。年紀總在四十多歲。伊凝望了一回。就用力將眼睛擠了幾擠。這深陷在骨裏的眼眶中。祇迸出幾滴垂盡的眼淚。又低低的嘆了口氣道。夫呀。當初悔不聽你之言。處處要

要違拘你的意思。祇管逞着我一己的脾氣。將這兒子看做寶貝一般。不問合理不合理。事事都依從他。就將他養成這種倔強不馴的性情。成人之後。嗜好也很多。不消幾年。已被他鬧得出賣房屋。一天窮似一天。可憐你雖未必就被他氣死。但你這條老命。一半却是送在他的手裏。如今想來。這都是我的大錯。委實對你不起。但幸虧你還死得早。像我多活了幾年。受的苦處。就越發多了。好好的一個人家。眼着就要家破人亡了。值錢的物件。固然早經被他賣完。連我耳朵上的一副金耳環。也被他半搶半奪的拿去。想必是拿去做了賭本了。伊說到這裏。從被窩裏。伸出右手。將兩隻耳朵摸了一摸。又嘆了口氣。這時忽見一人已站在床前。就問道。你不是同住的王家伯伯麼。我託你去尋我兒子。不知可曾尋着。這王家伯伯說出實話。惹伊傷心。祇簡單的答道。我已尋着他了。恰巧他有些事。一會兒就回來了。伊道。他可是在賭場上麼。他含糊答道。他是在朋友家裏。又問道。方纔你用手摸耳朵。可是有蟲

子咬你。怎麼你的金耳環沒有了。伊被他這一問。一時回答不出。擺擺擺。纔道。我已除下來。藏在我的衣袋裏。方纔正是有蝨子咬我。蝨子已被我弄死了。這王家伯伯伊勞神。不再說甚麼。伊向他道了一聲謝。也不再則聲。就仍舊閉上眼睛了。

(二)

姚辛齋橫衝直撞。闖進他母親的房裏。站在伊的床前。惡很的高聲問道。你這老婆子真是可惡。平常慣喜嚙嚙。那到也罷了。如今已病倒在床上。爲何還不安靜一些。派人去尋我回來。畢竟有甚麼大事。累我分了一分心神。那一着就又落了空。你的一副金耳環。就被人家贏了去。想來真是可恨。他母親聽他這般說。連忙向他搖手道。聲音放低些。方纔王家伯伯問我這金耳環往那裏去了。我扯了個謊。說是正藏在我的衣袋裏。我不肯說出被你搶去做賭本。是爲保全你的名譽起見。你想做兒子的。竟敢搶母親耳朵上戴的耳環去做賭本。還有甚麼東西不能搶

呢。別人家怎敢再信託你呢。又道。兒呀。我早就料定你在賭場上面。王家伯伯還騙我。說你正在朋友家。在他的意思。是怕我聽說你又去賭。心裏發急。就不肯說出實話。同住的人家。還能體恤我這一些。你是我親生的兒子。怎麼一些也不能順從我呢。辛齋道。叫我順從你甚麼。若叫我不賭。這是萬萬做不到的事。他母親道。我且問你。賭錢畢竟有甚麼好處。這好幾年以來。你算得無有一天不去賭。從未會見你贏過分文。家產却一天少似一天。如今就窮困到這個地步。倘若你不好賭。有了這些家產。足穀我們的衣食。好好的做上一個人家了。平常去賭。還不去說。現在我已病到這樣。離死且已不遠。你似乎應當暫耐賭興。在家裏照料着我了。你却仍和先前一樣。今夜難得在家。我不知你可有心肝沒有。辛齋瞞了伊一眼道。我在家裏照料你。你的病就會好了麼。他母親道。不是這般說。回想去年你那次大病。我何等提心弔膽。日夜服侍你。累得我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安。到了半夜三更。人都睡靜。我

又在天井當中。焚起一爐香。叩求上天保佑你。也不知磕了多少頭。當時我祇恨不能替你害病。否則縱然替你病死。也是情願的。那時你病得糊裏糊塗。自然不曉得。等你病好之後。我也未曾告訴你。如今說給你聽。不知你心裏覺得怎樣。伊說到這裏。聲音發抖。呼吸格外短促。上氣幾乎接不着下氣。自家用手在胸前拍個不住。他坐在床沿上。却低頭不響。似乎正追想那一次病中的事。伊喘了一會。又嗆咳了兩聲。再道。左右我如今已是快死的人了。你心裏究竟覺得怎樣。我也不來多問你。祇須我眼睛一閉。便一切都不曉得了。不過當我在這臨死的當兒。有幾句話。必須再向你說一通。想你正事不做。這樣好賭。固然是你的不好。但那些曉得我們家事的人。還得責備我的不是。便是你的父親。若死而有知。恐怕也不能寬恕我呢。因為我祇生了你這一個兒子。便不免過分愛惜你。從小兒。你要怎樣。我便依你怎樣。祇須力量辦得到的。從沒一次違拗你。那時你父親就說。照這樣曲從他。勢必養成他一

種桀驁的脾氣。將來怎能做人。我聽了這話。毫不理會。還是照樣的愛惜你。及至你長到十多歲。你最喜歡賭錢。更喜歡搖攤。每逢家裏或是親戚家有了攤局。你總得擠進去。押上幾注。我不忍阻止你。都是放你前去。暗中還給你些錢。好做賭本。你父親曉得了。老大的不以為然。叫我不許再這樣放縱你。說是小時候放他去賭。大了。那還了得。這一個人家。恐怕就要斷送在他的手裏了。我定不相信。還說他做父親的。一些不愛惜兒子。因此我們老夫婦。著實吵鬧了好多次。後來你父親氣極了。就不再過問。我樂得他不來嘈囂。免得委屈了我的愛子。這樣又過了幾年。你已長大成人。一天到晚。游手好閑。從小未曾學習。又不學習職業。但賭錢這回事。你是從小弄慣的。年歲大了。越發喜歡。手頭也越發大了。常常一輸幾百元。不得已。祇好賣家產去償還。你父親見了。氣得說不出口。就得了一場大病。不多時候。便一命嗚呼了。臨死時。曾向我說。他是你的愛子。你事事曲從他。祇怕他將來要事事反抗你呢。我

到了這時。已有些悔悟。怎奈你習慣已成。我便再三勸你。你都是當做耳邊風。一些不肯依我。賭得却越發厲害。於是逐漸的將家產賣完。到了如今。已是當盡賣絕。衣食都

了。有一些動心。那麼我生前不能見你學好。死後能見你悔悟。也可稍為安心了。伊一口氣說了這許多話。早累得汗流如雨。氣喘如牛。神色也已大變。就閉上眼睛。歇了一

不能周全。果然中了你父親的

回。又微微睜開。向他瞥了一眼。

話。一個人家。斷送在你的手裏

這眼光中。滿含着慈祥愛懼的

了。我死之後。拿甚麼面目。去見

神氣。他見了。陡覺心頭一動。剛

你父親呢。我這樣愛你。你却這

纔伊說的那一番話。也句句留

樣的累我。你的良心上。可覺的

在腦裏。就不知不覺。覺得心裏

有些難受麼。話又要說回轉來

一酸。眼眶中撲簌簌的流下淚

了。當初我不明事理。一味的溺

來。

愛你。這本是我的大錯。便受你

(四)

些罪。也算是罪有應得。但你總

然而這已是伊的最後一瞥。他

不該這樣待我呀。唉。這一番話

的心酸得太遲。淚落得太遲

我已不知向你說過多少次。你

了。

一些也無感觸。如今我已快死了。這臨死之言。或者你聽



玩物  
製造  
食荳之鳩

坐在車上面的鳩。因車行動。頭上下顛如食荳。故名食荳的鳩。



其造法。先用片木削爲鳩形。如甲圖。再造一長方木板的車

身如乙圖。加上輪子。但車板上須鑿一長方小孔。預備鳩足可以  
納入。孔的兩旁釘入U字形之釘各一枚。中橫一桿。用木或粗銅  
絲皆可。將鳩貫入。下掛一重鉛丸或小石。車行時。丸亦震動。前後  
搖蕩。但須注意令鳩足下板孔和橫桿。十分寬鬆。才不致阻礙不  
靈。

又如鳩足下不用鉛丸小石。也能活動。只要鳩足畧畧放大成瓢形。車動時。鳩自然不能穩立  
而顛動如前狀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哀 梨 記 彈 詞

是書記南京女子黃婉梨於洪楊之役殺賊捐軀事。情節極離奇變幻。文字亦哀感動人。中間敘洪楊之殘暴。女子之節烈。尤爲有聲有色。一册 二角半

孝 女 蔡 蕙 彈 詞

是書記清初泰州女子蔡蕙上書救父事。凡康熙之南巡。官吏之橫暴。孝女之誠感。無不描摹入細。文字亦極優美。讀之可泣可歌。一册 二角

同 心 梔 子 彈 詞

此書記清初康熙時永康縣奇女子吳降雪毀家紓難爲國捐軀事。俞曲園先生爲作年譜。黃韻珊爲作傳奇。義烈清芬流傳不朽。一册 二角

娛 萱 草 彈 詞

一册 四角

明 月 珠 彈 詞

此書記洪楊之役。河南祥符縣奇女子杜憲英與夫周韜離而復合事。中間敘夫婦之殺賊。則痛快淋漓。敘亂離之身世。則悲壯蒼涼。爲彈詞中極有趣味之作。一册 二角半

筆 生 花 彈 詞

是書述明正德中浙杭世家女子姜蕙英。藝兼文武。身建功勳。由幼讀至登科。位極宰相。黜奸進賢。爲古今一奇事。後改舊妝。事文少霞。治家有道。情詞委婉。耐人尋味。一册 一元

藕 絲 緣 彈 詞

二册 五角

# 這是我外府

鄭子江投稿

一個很清淨的屋子裏。八仙棹太師椅。擺的齊齊整整。牆上掛的名人字畫。棹上的時鐘。噹噹的亂打。那裏坐的一個二十多歲婦人。和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在那裏說道。現在四點三刻了。你爹爹快回來了。咱們該預備做飯咧。又改過話來說道。他在銀行裏當了一位股員。月薪四十元。亦不算少啦。我自到了他家。不用說穿綢緞咧。便是想吃點肉。喝點酒。解解饑。亦是不能的。整天家上鍋頭。吃些粗米粝飯。連他的個錢邊兒。亦摸不着。他又不賭不嫖。又不講究穿戴。每月賺下的錢。亦不知道拿到那裏去呢。一人絮絮煩煩。正自說着。祇見從門外走進一個男子來。不過三十多歲年紀。穿的一件愛國布長衣。上邊罩的一件禮服呢馬褂。面貌斯文。舉動端莊。不用說是他的丈夫了。祇聽見那男子問道。飯做好也沒。那小孩子跑過來。拉住他的衣襟叫道。爹爹俺們餓咧。你可拿出錢來。與我買點心吃。那婦人看着笑道。還沒安鍋咧。家中又沒有廚子。一時亦做不下。你要覺了餓。何妨引上你孩子。先到飯館子裏吃點不好呢。剩下的湯水送回來。我們亦好沾點光。那男子聽了。亦不動氣。笑嘻嘻的說道。你們婦人家。就是想吃好的。穿好的。懶待做活計。試想咱們家裏。統共三口人。早午兩餐。還不會自做。還用廚子幹甚。節省下幾個錢不好嗎。那婦人亦笑的道。我非是說節省些不好。可是你一家講節省。至到如今。究竟節省下多少錢。箱子裏放的。櫃子裏存的。不妨拿出來。叫我看。亦不冤枉你節省一場。那男子又笑的道。你們婦人家。什麼亦懂不的。銀錢又不是個活動東西。放在家裏。又不會生息。那守財虜的人才放的貫朽呢。況且慢藏誨盜。亦不是個好兆。夫妻兩人。正在爭論的當兒。祇聽大門響處。

走進一人。喊道。獨孤信華在家麼。那男子惶的迎將出來。讓到屋裏坐下問道。克勤兄你從那裏來。克勤道。我方才在友人處坐着。聽說山西永濟縣知事郭仲侯君。前在華安合羣保壽公司。保了二千元壽險。如今他死了。報到太原分公司。轉報到上海總公司。調查明白。立刻如數賠償。並不留難。真可謂信實足託了。故此前來告你一聲。亦叫我們在該公司保過壽險的人。可以放心投資。信華聽了。不覺滿面帶笑。看上他女人。笑的說道。是的是的。這正是我的外府哩。你懂的什麼。

純粹華商組織 壽險專家管理

#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保障確實已付賠款五十餘萬兩

總公司 北京 四路 川路 角

分公司 設各省各埠

電話 中央一零七三四

詳章函索即寄

## 徵求短篇小說

本公司現需此等勸保壽險之短篇小說多篇每篇字數約八九百如蒙 投稿無論文言白話一律歡迎用者酬金從豐不用者原作寄還來稿請寄總公司

# 荒服鴻飛記

天游

## 第十回（九續）

仰鴉毒魂歸離恨天 劫汽車議進德國府

午後三時。吳德溥已經尋着白朗。一同回自己寓所。商量食品馬匹的事。吳德溥此番重到拔谷。是借寓在舊街上亞美尼人商肆中。白朗是個中等身材。二十五六歲的人。嘴上留着一撮金鬚。長得很是漂亮。只是雙眸弈弈有神。顯出中正和平的態度。此時雖吳德溥同慕圖分手的時候。只隔一小時。外面的景象。更加緊急了些。各處都起有槍聲。白朗道。你聽見嗎。似乎大變就在眼前了。不是那些鋪子都關起門來。只是秩序不亂則已。亂了之後。就是關門也是沒用。若是南俄不鬧飢荒。百姓究竟不比北俄。何至於革命呢。講到這個話。又要說回來了。整天的喫那死馬、死貓的肉。同葵花子。誰還有什麼生人樂趣。若是協約國不趕快從達爾達諾在多島海與馬其拉海之間之海峽土耳其領地運些糧食

來。一兩月全境的人恐怕都要變餓殍了。所以我也想去。吳德溥道。今夜你能同走嗎。白朗道。同走的。我原定兩天以前走的。後來慕圖因為知道你要南回。教我稍等幾天。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雖然同你素昧生平。也就攔下來。這是我雖沒有見過你。你的大名。却常聽見人提起的。吳德溥道。馬匹有沒有呢。白朗道。難覺得很。沒有。死的也給飢民宰着喫了。前幾天有兩三處有馬。後來一探聽。全都是謠傳。吳德溥道。慕圖告訴我說。西行的火車也斷了。白朗道。斷了。說着。忽然失聲叫道。你看那邊是什麼事。吳德溥向他指的地方看去。只見從小街上湧出一大夥飢民。手中都拿着棍棒利斧。擁到商肆門外。一齊上前攻打。大概有一百餘人。男女都有。雖是力量未必雄厚。只是飢寒所迫。都是亡命之徒。這區區門窗。怎禁得住呢。虧得纔要動手。軍隊已來。長官督率着。鎗上裝着刺刀。飛步上前

驅逐。飢民頓時鼓噪起來。軍隊因為彈壓不住。放了幾鎗。打死了幾個。纔把他們嚇跑了。退到吳德溥等身邊來。吳德溥恐怕被他們捲在一起。玉石不分。拉着白朗飛步逃。出火線。走了十五分鐘。已到舊街。向來這一條街也算拔。谷一條熱鬧街道。四方的人都薈集此地。這天却靜悄悄。地沒個人影。幸喜尙無飢民前來騷擾。走到望得見裏海。拔谷城西接近大營的一家門首站住。上前叩門。只門縫中有人向外看了一眼。見是吳德溥。纔開了門。放他們進去。吳德溥見門內站着蘆雪。有些疑心。問道。店主人的兒子呢。我吩咐他守門。他上那裏去了。蘆雪道。出去了。吳德溥問起哈沙同店主。蘆雪道。哈沙是跟店主兒子出去的。店主是病了。吳德溥失驚道。怎樣病了。我出外的時節。他還好好的哩。蘆雪道。午餐以後。忽然起了拘攣症。哈沙把他抱上樓去。至今人事不省。口中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據哈沙說。是罵他兒子。這是他螟蛉子。大概伊士梅在食品裏下了毒藥。纔這般的。看着教人害怕。後來哈沙給

他喝了些芥末同熱水。方纔安靜了些。哈沙却沒有同伊士梅講什麼。只說年邁人得此急症。恐怕勢將不起。伊士梅雖然裝着悲傷。但體察他暗地下却很滿意。各處看了一遍。便出去了。哈沙教我守門。緊跟着追下他去。臨走時候。交代我同你講一句話。吳德溥問是什麼話。蘆雪道。哈沙說是須防不測。吳德溥皺眉道。這種變生肘腋。教我們怎樣防得盡呢。說着。指了指白朗道。我給介紹介紹。這一位是你同鄉白朗先生。你弟弟兩人的事。我已經告訴他。啊。傑密呢。蘆雪道。他在樓上伴着店主。吳德溥道。這般說。我也得上樓去一次。問問賈士達。若是他還能講話。還得親自去問個原委。說着。又向白朗道。白朗。孟馥姑娘同他兄弟。必得早離拔谷爲是。你兩人且談談。我去去便來。說着。揭開幕上樓去了。白朗細看店中景象。此時門窗俱閉。點着盞黃玻璃罩的黃銅燈。從燈光中看去。店中陳設的。都是東方物品。土耳其毯。鍍銀土耳其鞍轡。鍍銀茶缸。絳色窗帷。各色奇異樂器。長筒亞刺伯槍。同各種古玩。蘆

雪此時還穿着逃出莫斯科時裝束。白朗起初當他是個男孩子。到吳德溥介紹之後。纔知道就是蘆雪。蘆雪自出莫斯科。一路上備嘗艱苦。飢寒二字所不能免。以爲到了拔谷。已出險地。平時對於同行的伙伴。到沒覺得什麼。現在給年齡相等的白朗一看。不覺紅暈生頰。白朗看出他的心事。也覺得有些臉紅。攜着蘆雪走到牆邊小榻上坐下。安慰他道。孟馥姑娘。你若因爲穿着這套衣服對着我覺得不安。却錯了。我深知你此番經歷的難艱困苦。不是這般。在這亂世裏。怎能苟全性命。若是我遇見這種艱難。要我穿着土耳其女人的衣服。我也不得不穿。聽見吳德溥先生講姑娘是個奇女子。一路同行。從沒有聽見姑娘抱怨過一句。現在爲何顛倒拘泥起來了呢。蘆雪道。吳德溥先生的話。完全是逾分的過獎。其實算什麼呢。講到他們兩位。這纔是奇人哩。白朗道。吳德溥在近東一帶。名聲很大。雖不過是個礦師。是個外交家所做的事業。却都是驚天動地。就是這番上莫斯科去。也必定含有一作用。不然。

地圖上這一處地方是地球上認爲龍潭虎穴的去處。爲什麼他輕身前往呢。蘆雪點頭稱是。他同白朗雖是初次見面。只因國籍既同。又在異地。談談說說。格外投機一些。到半小時後。吳德溥帶着傑密從樓上下來。原是蹙着眉頭的。見了他們兩人談得有味。不覺茫然。暗想年齡相等的少年。究竟容易接洽哩。蘆雪二人。見他們下來。都站起來探問。店主是否中毒。吳德溥道。大概是的。現在已經死了。蘆雪聽了。失聲驚呼。吳德溥沈吟了一回道。這個孽子。下此毒手。其中大有可疑。賈士達是我好友。相識已經多年。爲人很是正直。他的義子伊士梅。同他大不相同。論不定看見外面通緝我的賞格。知道要同我爲難。非得將他義父除去不可。並且除了他的義父。還可以立刻承襲這份家私。纔設下這條毒計。謀害我們。哈沙乖覺。也猜着這斷的毒計。所以有那須防不測的警告。還虧得我們覺察得早。決不會中他的計。吳德溥不說破蘆雪也有賞格。是恐他驚慌。果然他毫無知覺。只說伊士梅上車站迎接的。



時。他看見伊士梅目動言肆。就知道他不是善類。吳德溥向白朗道。現在事機已迫。不能再事逗遛。就是步行。也得立刻離開拔谷。白朗道。要走的話。第一件是要預備食品。從此地往西。現在都成赤地。就是飛禽走獸都難生存。吳德溥道。這個我也知道。大概已經有了打算。賈士達善於居積。店中隱僻去處。必有食品藏著。現在他已去世。我們可以借用。白朗道。食品有了着落。是很好的了。第二件我們的槍械子彈。也得預備充足。聽說因爲飢荒。鄉間農工們。無計謀生。都入了綠林。途中伏莽。是一定多的。吳德溥道。對於這個對付盜賊的問題。我目光中看來槍械子彈固是重要。但是機變的用處。却尤其大些。我們出莫斯科。便不是專仗軍械。這便是個近證。白朗聽到此地。暗想說話未嘗不是。只是男子呢。自然不生問題。蘆雪却怎樣可以教他徒步走此長途。臉上透出躊躇態度來。吳德溥已經明白。趕忙道。你在那裏替蘆雪發愁嗎。步行的話。原是不得意的下策。連我自己都不是愛步行的人。只要拔谷

地方有牲口可雇可買。無論多少錢。我都肯出。就是雇買不到。有地可偷。我都願意去冒這個險。諒來你也肯幫忙的。白朗道。那是自然。馬找不到。驢子也可將就。只是那裏有呢。吳德溥搖頭道。驢子是平常旅行用的。怎樣可以用他長行。現在牲口既然沒有。拔谷地方汽車總有一兩輛罷。白朗道。軍隊中還有私人所有的。這兩年貨物不來。多半壞了。吳德溥道。此地不是有你們貴國的副領事嗎。他終該有一輛的呀。白朗搖頭道。他上巴頓。土耳其高加索之海峽不敢附火車走。駕着自己的汽車走了。別的英僑各人都有。此番副領事走。他們也跟着同走。帶着軍械行李。兀是不够哩。吳德溥眼看着白朗。用手指輕輕牙齒問道。德領事幾時回來的。白朗道。和議一定就來的。他們的僑商也是結伴而來。看了令人生恨。現在商品也到了。俱樂部也重新開門了。雖是在前敵上打了敗仗。他們在來因河上。聽說還好些。一到此地。却氣餒萬丈。當拔谷是他們的領土一般。恐怕以前得到的利權。未必肯輕易放手。

看着他們驕橫形狀。我常自想。奈何他們一下。吳德溥微笑道。這樣說來。德領事同他的僑民。一定有的。就是一時不用。必定還藏在祕密地方。白朗恍然道。這一定有的。我怎樣沒有想到。大概因爲心裏嫌惡着他們。纔把他們忘了。只是先生。你得明白。就是他們有。也未必肯借肯賣。他們至今還懷着恨哩。吳德溥舉手按着他的眉頭嘻嘻的一笑。看官有人說吳德溥要是這般的笑面。對着他的人。自然也會笑起來。這是白朗對人說的。那時吳德溥笑道。爲什麼要去同他們商量呢。我們要用。去拿便了。他們在拔谷一切舉動。聽說就同赤黨一樣。我們爲什麼不自由行動呢。我還疑心著那通緝我的賞格。就是德領事府裏出的。說不定現在有人在府裏坐着守候別人攔了我的首級去領賞哩。吳德溥說這席話。彷彿同平常談天一樣。白朗雖是仇視德人。聽說要去劫他們的汽車。却很志忑的道。這事危險得很呢。吳德溥道。危險是不必說。你終得去冒一冒險。白朗驚問道。我去嗎。吳德溥道。你是我們大

衆掌理旅行用具的首領。我同哈沙又露面不得。你不去誰去呢。只是要準備長行。記着要多帶幾條預備皮帶。汽油的話。除去車櫃要灌滿以外。還得格外預備幾桶。不要忘了。白朗還待推却。吳德溥按着他的眉頭正色道。好朋友。難道我們還要辯論嗎。現在聽着。我們第一要緊的。是送這位姑娘出拔谷。運送要用汽車一輛。汽車是要去劫的。劫的事。是交給你了。立刻去辦罷。白朗看着吳德溥同蘆雪姊弟。起初聽了這道奇異命令。還有些驚惶顏色。到後來想着蘆雪身處危險地。頓然堅決起來。慨然道。很好。無論什麼地方。我必得去劫一輛來。說着笑向吳德溥道。怪不得別人叫你萬宰之主。你指揮波斯王。諒來也用這種手段。說着把帽子往下拉了一下。摸一摸懷中揣的手槍。大衆聽了他這幾句話。都大笑起來。蘆雪搶着道。這是一定無疑的。吳德溥謙讓不遑道。過獎。過獎。東方人俗語。說朋友的誇獎是蜜。你們別過獎了。只是白朗。你去劫着汽車。並非睡手可得。現在已過三時。我給你四小時去辦

妥這件事。我預定的路線。是提煉廠左近。我們到七時在廠邊會齊。你若到得早。就可以直放西去。但是七時必需開到廠邊。若是我們沒有到。你需在廠邊守候。若是你到得遲。我們先到前面走。你依着大路追來便了。你要記着不要誤事。白朗道。知道了。只是倘或我事情失敗。却怎樣呢。吳德溥道。我信得過你。決不會失敗的。孟馥姑娘也信得過你。就是把拔谷德僑悉數殺了。你也得在七時到他一輛汽車來。白朗道。我要走了。準定刼來便了。說着。別了大衆。更不回頭。大踏步走到大門邊開了鎖。剛要開門。忽然大門自己開了。跳進一個人來。把白朗看了一眼。向前一撲。舉起一隻褐色巨掌。將白朗咽喉抓住。抓得緊緊的。氣都透不出來。說時遲。那時快。那一隻手在胸前拔出一柄鋒利無比的匕首。向白朗咽喉就刺。前後不上一秒鐘時候。虧得吳德溥站在近處眼快。見是哈沙。趕忙叫道。哈沙。不要粗莽。這一位是我們自己人。哈沙聽見吳德溥聲音。且不敢放手。舉目向前看去。果然吳德溥同蘆雪姊弟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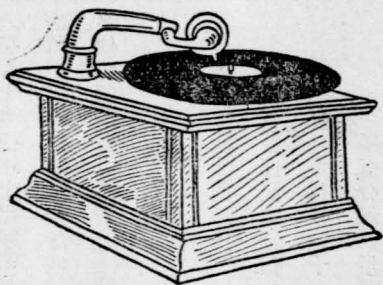
平安無事。方纔笑了一笑。放下手。匕首早已收起。往後退了一步。向白朗鞠了一躬。用英語叫道。啊。原來是個自己人。是個英國人。若是遲一秒鐘。幾乎誤事。先生。對不住得很。我委實是粗莽。因為記望着這班孩子。說着。指着蘆雪姊弟。又道。恐怕他們遇見危險。一開門見了一個生人。就以爲出了亂子。你是一個仇人。纔動手的。現在你先生要我怎樣謝罪。我都願意。請你吩咐便了。白朗一手撫摩着咽喉。拾起掉在地上的帽子來戴上。把哈沙打量了一回。纔知道他就是蘆雪的保護人。吳德溥的伙伴。現在向他賠禮。趕忙答道。沒事沒事。我要走了。哈沙一把攔住道。且慢。那俄國狗已經把街口封鎖了。吳德溥驚問道。蘇琪來了嗎。哈沙道。正是。伊士梅毒死義父之後。立刻去見蘇琪。兩人聚在一處。商量許久。我跟着去竊聽。蘇琪那廝。很是精細。住的地方很祕密。伊士梅打聽了許多地方。纔找到懸賞的人。他住在德僑俱樂部。到了那裏。還費了許多唇舌。纔有人出來見他。我站的地方雖遠。那人的相貌却

看得清楚。正是蘇琪。起初兩人爭辯了許久。後來纔同上城中去。我沒有上裏面去。在城外守着。看見不多一回。兩人帶着十多個軍士出來。我先跑回來。到店門瞭望。看着他門指揮着分配防禦線。我趁他兩人還在講話。推進門來。他們却沒有見我。若是這位先生出去。給他們看見從

這裏出去。一定立刻拿住。若是這位先生一定要走。還是從屋頂上溜下去的爲是。至於伊士梅進來。最好裝不知道底細的樣子。讓他進來。再行設法。說着。掏出一支紙烟來吸着。對傑密點頭微笑。還像平時一般。（待續）

### ●五分鐘會見費

美國富翁莫爾剛氏 因爲新聞記者常要來求見 討厭極了 所以總是拒絕的 有一天又有新聞記者寫信來要求求見 莫氏皺着眉頭 向書記道 你寫信答他 說 我要取會見費每分鐘十元 倘使肯出 儘管可見 明天那記者 就有回信來 說 要晤談五分鐘 於是此人來訪問了 談完之後 當真取出五十元來 莫氏覺得很對不起他 說道 這會到見費太貴了 記者笑着答道 不貴不貴 實在我們總理向我說過 只要見得到足下 他肯拿五百元來酬謝我的 所以我反要感激你咧



請聽！

# 說的甚麼？

尊處有留聲機嗎？中外名伶的唱片都已置備嗎？不過京調，崑曲，小調……都是娛樂的玩具，沒有教育上的價值。家庭裏沒有，絕不要緊；學校裏沒有，也絕不要緊。費了百數十元買這種機片，必定要有錢的人才做得到。現在有一種機片，却不是這樣說的。他的內容，絕對的於教育上有益；他的價值，不過一二十元。非但機關團體都可買；就是中等家庭也可以買。究竟是甚麼機片呢？叫做趙元任的國語留聲機片。不能國語的人，離開家鄉，就感着不便。所以無論旅行，經商，做官，當教員，議員……必要練習國語。有了這副國語留聲機片，可以「無師自通」；可以得着良好的國語「標準」。

中年以上的人，不能國語，實際上，職業上，發生許多困難。可以用這副留聲機片，自行練習。至於小孩子常常聽聽，於他將來的升學做事，都很有益。女子常常聽聽，也好曉得些社會情形；練習些社交的話語。就是集會，宴會……等，有了一副，共同研究，或是消遣，也很有興趣。所以無論甚麼機關團體，以及家庭，旅館……都該置備的。

趙元任博士創作  
國語留聲機片  
全份八片 共六十面

▼定價卅二元  
▼特價二十元  
▼十二年六月  
▼年底截止  
另印課本  
隨片附送  
單購課本定價  
四角特價二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骨瘦如柴

## 及試服嬰孩自己藥片 日見健壯精神活潑

嬰孩自己藥片一經試服多病軟弱骨瘦如柴吵鬧不休之小孩即見精神活潑日漸強壯誠奇事也請觀浙江黃巖縣公署教育科書記員王敬言君之來函便可知其事實矣其函云鄙人之小子五歲現



服嬰孩自己藥片奏效如神精神活潑日漸健壯效均服如弱日致不弱母後年自屆五歲現今大非昔比足見自己藥片係獨一無二之聖藥也  
嬰孩自己藥片乃是通用嬰兒及小孩尋常各症之靈藥絕無危害藥性清潔和平專治嬰孩胃弱不化大便閉結肚痛腹瀉傷風痰厥等症如尊處無從購買請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 室內工作者所常見之疾病

即大便秘結是也其故因彼等終日不見運行且無空氣更換從此身體軟弱便閉病之症起矣最佳服用紅色清導丸潤腸胃能使大便通暢有序而且平肝能除疾病頭痛肝火上升膽汁不調之患且使面色紅潤皮膚清潔口氣芬芳矣直隸威縣孫河北塞萬蚨祥有限公司主

## 清導丸使我健康安適也



人劉瀛先生來書云鄙人時患大便塞結一月前頭部忽起癩癧大小癧癧蔓延不斷延醫服藥未見功效及友人勸導試服紅色清導丸癩癧全消大便通暢且精神煥發矣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 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美國生公司

# 運動用品

Manufactured by

WRIGHT & DITSON-VICTOR CO.



本廠製造各種運動器  
 已數十載久為全球運  
 動界所稱許美國運動  
 家無不採用本廠出品  
 足以見工料之精美一  
 時無兩矣  
 本廠所製之「無敵」  
 (Championship Ball)  
 牌網球輕重大小一律  
 均勻彈力復甚充足故  
 在遠東銷路之廣得未  
 曾有  
 茲為便利在華諸君起  
 見特與上海商務印書  
 館訂約經售本廠出品  
 凡欲現購或定貨諸君  
 請逕向該館接洽為幸  
 美國生運動器公司啓

Sole Agents in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中國獨家經理

## 商務印書館

# 本社投稿簡章

-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間亦酌用文言。
-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干亦請書明。
-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及地點，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至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四 稿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在校者請書明何科，何級，聽投稿者自定。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萬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八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為本社所有。恕不致酬。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同時聲明。
-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小說世界社收。

地(703)

##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Commercial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廿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武昌葉勁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 新嘉坡

定價		預約		普通	
每	冊	每	冊	每	冊
全年	五十二冊	四元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半年	二十六冊	二元二角	一元二角	六角	六角
一	卷十三冊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二角六分	二角六分
現款及兌票					

郵費		本地		國外(蒙古郵費另計)	
本埠	外埠	本埠	外埠	本埠	外埠
一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一角三分半	二角七分	八角	一元六角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二角七分	五角四分	八角	三元二角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小說世界)



# 可憐嬌容患瘡

主

治

面疹頸核

皮皴凍瘡

熱癬園癬

剃刀毒瘡

下疳橫痃

濕熱爛腳

小孩頭瘡

內外痔瘡

花柳梅毒

諸蟲咬傷

兜安氏馳名藥膏  
乃治皮病佳品也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七角每打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啟

